影印真蹟

鄭板橋全集

鄭燮 著

王緇塵 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據一九三五年
世界書局本影印

影印
真蹟

鄭板橋全集

鄭燮著
王緇塵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江南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山東濰縣知縣。有政聲。在任十二年。囹圄囚空者數次。以歲饑爲民請賑。忤大吏。遂乞病歸。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畫像以祀。先生爲人。疏宕灑脫。天性獨摯。工畫蘭竹。蘭葉用焦墨揮毫。以草書之中豎長撇法運之。畫竹神似坡公。多不亂。少不疏。脫盡時習。秀勁絕倫。書有別致。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圓潤古秀。楷書尤精。惟不多作。詩近香山放翁。吊古諸篇。激昂慷慨。詞亦不肯作熟語。時有鄭虔三絕之目。所著有家書。板橋詩鈔。手書刊刻行於世。其家書數篇。情真語摯。最悱惻動人云。

讀鄭板橋集

王緇塵

我嘗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能爲萬物之靈者，以人之情，深於其他動物；人之智，高於其他動物而已。因人對人有情也，故能凝結爲社會，綿續而不已；其他動物則於母子牝牡之間，死其一，其一若無所感，即或有之，不旋踵而即亡。人則不然，於親之父母子女，愛之夫婦兄弟朋友，其一死，其一常悲感不能自已者，此則其情深於其他動物，而社會之所以成立也。智之高於其他動物，故能役使萬物，而不爲猛惡之動物所吞噬也。我嘗持此義以論衡古今之人，並古今之書，曾百不失一焉！此則敢昭告於世界。有情有智之我同類也。若鄭板橋者，其情之深，其智之高，擬之古今之人，實蓋鮮其儔匹；因讀板橋集已，遂拉雜而作此一文。

人之情，本天生也；非矯揉而有也。然或因他故而亡其情，此則不能不爲之感喟已！板橋則不然，其胸臆中所蓄之眞情，常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使人諷誦之，嘗低徊感歎而不能已，或繼之以泣而不自知也，此乃我親身之經歷，非爲恭維板橋也；亦非爲誣罔世人也，蓋實板橋之眞情，有

以迫我使然耳！此卽胡適之答錢玄同書中所謂『我要他哭，他不能不哭；我要他喜，他不能不喜；我要他崇拜我，他不能不崇拜我』之『迫人性』也！惟鄭板橋著作中，此種『迫人性』爲特多，以故使我不得不崇拜他也今試詮述其一二：

母子之愛，天性也，卽眞情也。然人於嬰孩時喪母，及其長也，則澹而忘之矣！而板橋獨不然；其七歌之一憶母哭母，無一字無不從心肺中流出，是則眞正之至性至情已！歌曰：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牀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兒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隨啼起。婉轉噢撫兒熟眠，燈昏母咳寒窗裏。嗚呼一歌兮夜欲半，鴉棲不穩庭槐斷。

觀此所咏，有一字不從心肺中流出乎？雖僅七十一字，而字字皆實事，無一虛飾語，非有至性至情，孰能道此乎？不寧惟是：此猶云憶其生母也；至於後母賢者固尠，然亦未嘗絕無。而世俗流言，至有『六月裏日頭，晚娘拳頭』之比喻。因此雖有賢淑之後母，而其子溺於世俗之成見，亦必視其後母無異毒蛇與猛虎焉！惟板橋則不然，其於後母對己之待遇，亦纖悉備言，蓋其純孝之天性，油然流於筆墨間而不自知也。三歌曰：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饑寒時缺一升半升米兒怒飯少相觸牴，伏地啼呼面垢汙母取衣衫爲瀚洗嗚呼三歌兮歌傍徨北風獵獵吹我裳

亦字字皆實事，無一語虛飾，而後母之賢淑不必另贊一辭，亦已和盤托出，非至性至情之人能爲此至性至情之文者乎？蓋『言爲心聲，』心而非至性至情，卽有所言，亦必浮泛而不切於事理。譬之錦衣玉食之人而言貧苦，強健無病之人而效呻吟，庸有當乎！板橋之篤於其親，已具見於上二歌；而板橋又無兄弟，因推其親之愛，而遠及於堂弟，亦復諄諄如手足如骨肉焉。懷舍弟墨云：

我無親弟兄，同堂僅二人。上推父與叔，豈不同一人？一身若連枝，葉葉相依因。樹大枝葉富，樹小枝葉貧。況我兩弱榦，荒河蔓草濱。走馬折爲鞭，樵斧摧爲薪。含悽度霜雪，努力愛秋春。我年四十二，我弟年十八；憶昔幼小時，清癯欠肥朒。老父酷憐愛，謂叔晚年兒，餅餌擁其手，病飽不病飢；出門幾回顧，入門先抱持。年來父叔歿，移家僦他宅。幸有破茅茨，而無飽糠覈。……家貧富書史，我又無兒子，生兒當與分，無兒盡付爾。離家一兩月，念爾不能忘。客中有老樹，枝葉鬱蒼蒼。東枝近簷屋，西枝過鄰牆；兩枝不相顧，剪伐誰護將？感此傷我懷，苦樂須同嘗。

不亦情眞語摯，令人讀之，油然生其友悌之念乎！而詩中於父之愛姪，

亦不遺一字；且均非空空洞洞自言其愛弟之情篤也！以樹起，以樹結，則『同氣連枝』之義，無不昭然若揭矣！且板橋不特對於母弟爲然，其於遠族，亦無不視同骨肉。范縣署中寄舍弟墨云：

剎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成進士作官，數年無恙。……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粃糠，啜麥粥，搴取荇葉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儌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鄰里鄉黨，相賙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現今之人，富貴以後，往往遠避戚族，不肯回鄉，恐有所借貸也。而板橋一經作官，卽使弟持俸錢，分散族人及親友，蓋至性至情之人，固非涼血動物所能仰望也。又言科第作官，俱是儌倖，非眞誠達於極點，肯爲此言乎！試問肯爲此言者，古今能有幾人哉！

板橋之至性至情，固無以復加，故其視他人也，亦無不出於天然之眞情。詠李氏小園云：

兒病母煮藥，老淚燈灰滴。幾死復得活，爲母而再來。終覺理之順，哭兒情至哀。老天有矜憐，復使歸母懷。

如此等眞情摯語，亦惟板橋，他人集中，實不多見。近人自以爲懷抱『人道主義』，品格高絕，而因無眞性情，故雖下筆萬言，終不能道着癢處。板橋對於人道之賊，痛惡排斥，不遺餘力，雖斧鉞刀鋸，不能及其一言一章之深至。如姑惡前後孤兒行，皆維持人道之傑作，往古來今，不易多得之文章也讀者其細味之！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所謂『惻隱』者，亦卽人之眞性情耳。然世人又有專圖利己而喪亡其惻隱之心者，亦獨何歟？是非識高見廣之人，不能知其故，言其理也。板橋之後孤兒行云：

十歲喪父，十六喪母。孤兒有婦翁，珠玉金錢付其手！蒲葦繫盤石，可以卒長久。縱不愛他人兒，寧不爲阿女守？　丈丈翁得錢歸，鼠心狼肺，側目呑肥，千謀萬算伏危機！　姥曰不可，翁曰不然。令孤兒汲水大江邊，失足落江水，鄰救得活全。丈丈聞知，復活，不謝鄰舍，中心悵然！……

如此種鼠心狼肺之輩，世實多有，非板橋過刻，爲此言也。夫以自己之外孫，利其死亡者，可哉！以其女之『珠玉金錢付其手』也，因珠玉金錢而致人類固有之惻隱心，隨以喪亡，可不悲乎！反之，則逃行云：

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賸一身，茫茫卽長路。……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爲他人撫。路婦有同伴，憐而與之乳。咽咽懷中聲，呀呀口中語。似欲呼耶孃，言笑令人楚。千里山海關，萬里遼陽戍。……初到若夙經，艱辛更談古。幸遇新主人，區脫與眠處。長犁開古磧，春田耕細雨，字牧馬牛羊，斜陽谷量數。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賣盡自家兒，反爲他人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也。奈何珠玉金錢，一入其手，卽已之親外孫，乃欲置之死地耶？嗚呼！

人非有眞情，有高識，不能爲天地間之至文妙文。板橋之能爲至文妙文，卽以其有眞情高識耳。『成則爲王，敗則爲賊；』王則譽之，賊則毀之，皆由無眞情高識致然耳。板橋咏鉅鹿之戰云：

……項王何必爲天子，只此快戰千古無。千奸萬黠藏兇戾，曹操朱溫盡稱帝，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

我人讀此，寧不爲之滿浮一大白哉！此詩之贊項王，與吳梅邨之下相懷古，同一感慨。又一般人對於梁武帝蕭衍之餓死臺城，多因其信佛而詆斥之（如韓昌黎之諫迎佛骨表等）而板橋則獨具隻眼，不肯人云亦云，其念奴嬌金陵懷古十二首云：

秋之爲氣，正一番風雨，一番蕭瑟！落日雞鳴山下路，爲問臺城舊跡。老蔓藏蛇，幽花濺血，壞堞零烟碧。有人牧馬，城頭吹起觱栗。　當初麵代犧牲，食惟菜果，恪守沙門律。何事餓來翻掘鼠，雀卵攀巢而吸。再曰『荷荷，』趺跏竟逝，得亦何妨失！酸心硬語，英雄泪在胸腹。

蕭衍本一英雄，學佛並非過失，正患其不學佛耳！佛門第一戒貪，而蕭衍之納北齊侯景，正一『貪』字，植其禍根；以金甌無缺之江南，致鬧得破碎不堪，已亦因之身殉，至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英雄硬語，酸楚極矣！非板橋道人，孰能爲之一剖肺腑哉！

嫉惡如仇，亦是人之通性。有眞性情者，其嫉惡自然更甚於平常之人。明之季世，君子道消，天地晦冥，有情人對之，未有不傷深刻骨者。北都淪亡，江南立國，而聚集一班全無心肝的人，亦卽不旋踵而覆滅。後之讀史者，憑弔欷歔而不能自已者，情也；亦性也。板橋金陵懷古，咏洪光云：

宏光建國是金蓮，玉樹後來狂客！草木山川何限痛，只解徵歌選色。燕子啣箋，春燈說謎，夜短嫌天窄。海雲分付，五更攔住紅日。　更兼馬、阮當朝，高、劉作鎮，犬豕包巾幘。賣盡江山猶恨少，只得東南半壁。國事興亡，人家成敗，運數誰逃得。太平隆萬，此曹久已生出。

『犬豕包巾幘』，此輩『衣冠禽獸』，安得不筆誅墨罰，使其無所遯

形哉！

惟有眞情，對於世界上事事物物，乃肯細心體察。有高識，則能識世界上事事物物，都有美醜、善惡、苦樂之兩方面。執一方面而觀察事物，所謂目孔小儒之見而已。板橋之田家四時苦樂歌，都是從極細微處體察田家一方面之苦，一方面之樂；更從惡濁社會各方面體察，只有田家之樂是眞樂。故板橋於作知縣之後，亟思仍返於耕田，有此特識者，陶淵明與板橋二人而已。（諸葛亮有此識而不能如願。）故其於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云：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善，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春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椀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椀，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

惟其有高超之識見，所以有此曠達之胸懷也。彼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之利祿小人，安知天地間惟此爲眞樂哉！板橋因能勘破惡濁社會之內幕，故能有此懷抱主張也。且板橋不特如此律己也，其對人，亦無如

世所流行之官紳態度可於此書中覘得之。其第四書又云

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

此書所言，皆敎弟照其言而施行者也。情眞語摯，非仁者能如此乎！以視今日一般新人物，以『勞工神聖』『勞工解放』爲口頭禪者，及一按其行動，不啻南轅而北轍，寧不羞愧乎！此我對於板橋，不得不五體投地以崇拜之也。且又不特對佃戶爲然也，而於家中使用之人，亦莫不與己之子弟相等。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云：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爲刻急也……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猶子而姑縱惜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飧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霑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體貼入微，至于如此。陶淵明爲彭澤令時，送一工役給其子，書曰：「汝

日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卽工役）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陶與鄭，境遇同，心理同，懷抱同，古今二人而已。

「讀書明理，做個好人。」是第一事。孔子敎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板橋敎弟敎子，亦是此意。惟板橋雖有如此人格，而能傳於後世，使人敬愛者，實文學之力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故文學於板橋，亦爲要素之一，不可不述其梗概也。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云：

……繙閱遺編，發爲長吟浩歎，或喜而歌，或悲而泣，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明而理圓湛，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張主乎？豈復爲後世小儒所顚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雖無帝王師相之權，而進退百王，屛當千古，是亦足以豪而樂矣！

此板橋論治文學之特識也。西洋人論爲學，最重懷疑；誠以墨守古人舊說，必至入主出奴，一無創獲；板橋此言，實卽此義。於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云：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卽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繙閱過幾千百徧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硏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徧，然其

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坡灑然不倦，豈以一過卽記，遂了其事乎？……

此言讀書方法，亦卽孔子『溫故知新』之義也。所云『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硏愈入，』正是讀書唯一法門。草草讀過，或雖熟讀而不能用，與食不消化之食物何異？故讀書貴有心得也。

中國千餘年來，皆以文爲學，故文章之美者，可以驚天地，泣鬼神。然學文者雖多，而能創作自成一家者，古今來，亦不過十餘人而已。而板橋之文，亦可於此十餘人中，佔一席也。集中文雖不存，然家書亦其一也。其他不存者，以文必有爲而始作，不妄作也。惟詩詞則爲言志抒情之具，閒居不廢吟詠，故集中僅編詩詞，道情雖云『小唱，』亦詞之支流，所存十首，字字精練，而幾經改削，爲時達十四年之久，則其不肯苟下一字，可知其中所說，皆洞達人情，有裨世道，非妄作也。至其自成一家，與其字畫，皆不肯隨人脚跟，亦步亦趨，板橋作品之可貴者，卽在此點。至效人之體，偶一爲之，亦無礙於文章之美，正可見其才大，無所不能耳。如范縣作音布一首，『橫空盤硬話，』宛然昌黎之遺音。雨中，贈梁魏今，骨董諸篇，又宛然陶淵明口吻，置之靖節集中，恐亦難辨；是則因二人境遇同，心理同，懷抱

同，又以寫自然現象爲主旨者也。今錄雨中一篇，以資比擬：

終日苦應酬，連陰得閉門。清涼滿心肺，草木向我言。新竹倚屋簷，綠沁窗紙昏。梁燕坐不出，蝸牛滿苔痕。犬跡踏沙軟，躡屐恐泥翻。迴廊足散步，把書行且溫。家釀亦已熟，呼僮傾盎盆。小婦便爲客，紅袖對金尊。

板橋之詞，更不屑步趨前人，然亦有時相類者，則因所咏之人，彼此觀點相同故也。其念奴嬌咏周瑜宅云：

周郎年少，正雄姿歷落，江東人傑！八十萬軍飛一炬，風卷灘前黃葉。樓艣雲崩，旌旗電掃，熛射江流血。咸陽三月，火光無此橫絕。　想他豪竹哀絲，回頭顧曲，虎帳談兵歇。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別。吳、蜀交疎，炎劉鼎沸，老魅成姦黠。至今遺恨，秦淮夜夜幽咽。

此則與坡老「大江東去」同一豪氣縱橫，磅礴斗牛，蓋情眞識卓之人，吟人則如其人，咏物則如其物，非故意效顰也。

近人王靜安氏論詞，以「隔」與「不隔」爲評詞標準。蓋「不隔」則眞，「隔」則不眞；眞乃可貴耳。又以詩詞用替代字爲下乘——如以桂華代月，灞橋代別離等。——近來倡行之白話詩，亦最忌用典，而以白描爲上乘。板橋集中，以白話作詩者，亦屢見之。如由興化迂曲至高郵七截句，錄其二首如下：

煙蓑雨笠水雲居，鞵樣船兒蝸樣廬。賣取青錢沽酒得，亂攤荷葉擺鮮魚。
湖上買魚魚最美，煮魚便是湖中水。打槳十年天地間，鷗鷺認我爲漁子。

此等涉筆成趣的句子，試問今人白話詩，及得此否？又如詠破屋云：

廨破墻仍缺，鄰雞喔喔來庭花開扁豆門子臥秋苔晝鼓斜陽冷虛廊落葉迴掃階緣宴客，翻惹燕鴉猜。

律詩而用白話，比古體絕句更不容易；而此詩如『庭花開扁豆，門子臥秋苔』等句，何等自然，且十字完全白話也。集中此等作品甚多，皆可用作白話詩之範本讀。

閒嘗論之：詩之所以爲詩者，以其有『詩致』耳——卽山歌童謠亦然。——如無『詩致』，如說話一般，長短短長，亂說一泡，豈可名爲詩乎？『詩致』者何？卽古人所說：『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蓋『言有盡而意無窮，』正是詩詞要素；至白話不白話，猶其次也。復次：文學革命之所以需要者，以古文艱深奧晦，一般人讀之不易猝解，故用淺顯易解之俗語以易之；此文學革命之第一目標也。若名爲白話詩文，而嚕囌纏夾，令人讀之，終篇而猶莫名其意義之所在，又何爲者耶？板橋作品，雖用文言，亦極易解，已先得文學革命之要素矣！可不佩哉！

我言板橋作品之可貴，以其能『眞』，不獨咏人咏事爲然也；即其對於自己，亦無不出於眞誠。其後刻詩序云：

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爲，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騷壇詞客爾！

此語，豈他人所肯道哉！而其尤有眞於此者，則如署中示舍弟墨云：

學詩不成，去而學寫；學寫不成，去而學畫。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

如此眞話，試問他人肯實招乎？而板橋則親書實在口供，尤使人心焉嚮之，不能自已也。

我讀板橋全集竟，因心嚮之極，縷縷書此數千字而不能自已者，何也？孟子曰：『人于耳目口舌，皆有同好，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我爲此言，所馨香禱祝於世者，願人人手此一集，而反覆三致意焉云爾！

鄭板橋，名燮，江蘇興化縣人，淸乾隆時進士，官知縣，工詩詞字畫，皆獨具一格，淸新拔俗，與人不同。道情十首，詞句淺顯，蓄意深微，可歌可泣，雖云小道，實古今有數文字。及去官歸田之日，有人贈以一聯，板橋爲與數友歡飲，展開上聯爲：

三。絕。詩。書。畫。五。字。以三項事物，而上冠以一「三」字，是無語可對的。板橋因屬諸友，



（竹石圖）

（鄭板橋筆）

且緩啓下聯，席間共思一對語，久而不得，乃展下聯，則：

一官歸來去

也。合座拍掌，稱爲絕構。且以陶公作比，二人身分人品，又極相類；聯亦傳誦一時，而板橋遂有『鄭三絕』之稱謂，亦一希有之佳話也，爰並誌之。

目錄

一　家書

二　詩鈔

三　詞鈔

四　小唱

五　題畫



家



書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為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為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敘為。

鄭燮自題

乾隆己巳









十六通家書小引

與舍弟書十六通

興化鄭燮板橋氏著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為臧獲、為婢妾、為輿臺、皂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婢妾輿臺皂隸來也。一旦奮發有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

冕貴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愚兄為秀才時。撿家中舊書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即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

聰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恧。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帋。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即是爲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即來。其子孫即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為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說夢。惹出這場事来。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佛何辜乎。況自昌黎闢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為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闢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上亦罵秀才。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為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并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

朝暾。而又嫣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葱明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爲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塲屋。利科名。即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

弟有繒。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〻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上金鑾。御手調羹。貴妃侍硯。與崔宗之著宮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為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為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歷規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疎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於家。享

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皐兩先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皐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為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尔利科名厚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離奇。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鼂錯之文。非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

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邀看江景。並遊一戲港。書罷。登舟而去。

焦山別峰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復存。而存者為經。身尊道隆。為天下後

删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蠆其性。燒經滅聖。欲剗天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亡國滅。而遺經復出。始皇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自漢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晉而下。亡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雲月露之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昔歐陽永叔讀書秘閣中。見數千萬卷皆黴爛不可收拾。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夫歐公不

為不博。而書之能藏秘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録目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為何如。尚待他人舉火乎。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秘書。唐類函。説郛。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之類。皆卷冊浩繁。不能翻刻數百年。兵火之後。十亡七八矣。劉向説苑新序。韓詩外傳。陸賈新語。楊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蔡邕獨斷。皆漢儒之矯矯者也。雖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經。猶蒼蠅聲耳。豈得為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

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畧。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至如二十一史。書一代之事。必不可廢。然魏收穢書。宋子京新唐書。簡而枯。脫脫宋書。冗而雜。欲如韓文杜詩膾炙人口。豈可得哉。此所謂不燒之燒。未怕秦灰。終歸孔炬耳。六經之文。至矣盡矣。而又有至之至者。渾淪磅礴。闊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禹貢、洪範、月令、七月流火是也。當刻刻尋討貫串。一刻離不得。張橫渠西銘一篇。巍巍然接六經而作。嗚呼休哉。　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哥哥字。

焦山雙峰閣寄舍弟墨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刨去。先君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此孤墳。以為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孫。永永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必變為善地。此理斷可

信也。後世子孫。清明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盂飯、紙錢百陌。著為例。

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為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一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囊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阨欹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力。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

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箇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當慎口過。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況板橋乎。老弟亦當時時勸我。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刹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

粃糠啜麥粥。搴取荇葉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麒麟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便好來往。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

中。破廟敗葉颼颼。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
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
分俸。以敦夙好。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
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僥倖。設我至今不第。又
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
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鄰里鄉黨。相賙相
恤。汝自為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

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逕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

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艸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墻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氊。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

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三書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夏殷之際。僅有三千。彼七千者。竟何往矣。周武王大封同異姓。合前代諸侯。得千八百國。彼一千餘國。又何往矣。其時强侵弱。衆暴寡。刀痕箭瘢。薰眼破脇。奔竄死亡無地者。何可勝道。特無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為傳記。故不傳于世耳。世儒不知。謂春秋為極亂之世。復何道。而春秋已前。皆若渾渾噩噩。蕩蕩

平平。殊甚可笑也。以太王之賢聖。為狄所侵。必至棄國與之而後已。天子不能征。方伯不能討。則夏殷之季世。其搶攘淆亂為何如。尚得謂之蕩平安輯哉。至于春秋一書。不過因赴告之文書之以定褒貶。左氏乃得依經作傳。其時不赴告而背理壞道亂亡破滅者。十倍于左傳而無所考。即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諸姬是若干國。楚是何年月日。如何殄滅。他亦尋不出證據來。學者讀春秋經傳。以為極亂。而不知其所書。尚是十之一千之百也。嗟乎。吾輩既不得志于時。困守

于山椒海麓之間。繙閱遺編。輒爲長吟浩歎。或喜而歌
或悲而泣。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明而理
圓湛。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張主乎。豈復爲
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雖無帝
王師相之權。而進退百王。屏當千古。是亦足以豪
而樂矣。又如春秋、魯國之史也。使豎儒爲之。必自伯禽
起。乃爲全書。如何沒頭沒腦。半路上從隱公說
起。殊不知聖人只要明理範世。不必拘牽。其簡冊可
考者考之。不可考者置之。如隱公并不可考。便從桓

莊起六得。或曰。春秋起自隱公。重讓也。刪書斷自唐虞。亦重讓也。此與兒童之見無異。試問唐虞以前天子。那箇是爭來的。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荒遠不可信也。春秋起自隱公。隱公以前。殘缺不可考也。所謂史闕文耳。總是讀書要有特識。依樣葫蘆。無有是處。而特識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亂竄。無有是處。

人謂史記以吳太伯為世家第一。伯夷為列傳第一。俱重讓國。但五帝本紀以黃帝為第一。是

戮蚩尤用兵之始。然則又重爭乎。後先矛盾。不應至是。總之。陋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可爾。乾隆九年六月十五日。哥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獲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為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

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椀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椀。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

淂志倘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脩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為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淂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

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為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

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线。猶不失為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為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将来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将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為

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昏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

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來贈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儀、李光弼、陳元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既略叙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贊歎之。少陵非苟作也。南

宋時。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于毫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係連詩酒。沉溺湖山。不顧國之大計。是尚得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居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卻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為。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

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讌集。非喜晤即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邨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纔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從事于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苟許。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若一時無好題目。則論往古。告來今。樂府舊題。儘有做不

盡勞盡為之。哥哥字。

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

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翻閱過幾千百遍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徧。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

老吏苦之。坡灑然不傳。豈以一過即記。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張睢陽、張方平、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即如史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為最。而項羽本紀中。又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會為最。反覆誦觀。可欣可泣。在此數段耳。若一部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分曉的鈍漢。更有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廚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齷齪亦耐不得。

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為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于髮繫蜻蜓。線縛螃蟹。為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絪縕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為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蚖

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于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咒月。令人墻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于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乎哉。可乎哉。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為猶子而姑縱惜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淩虐他。凡魚飧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

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霑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書後又一紙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遶屋

數百株。扶疎茂密。為鳥國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尚展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頮面漱口啜茗。見其揚翬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為囿。江漢為池。各適其天。斯為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仁忍何如也。

書後又一紙

嘗論堯舜不是一樣。堯為最。舜次之。人咸驚

訴。其實有至理焉。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孔子從未嘗以天許人。亦未嘗以大許人。惟稱堯不遺餘力。意中口中。却是有一無二之象。夫雨暘寒燠時若者天也。亦有時狂風淫雨。兼旬累月。傷禾敗稼而不可救。或赤旱數千里。蝗蝝螟特肆生。致草黃而木死。而亦不害其為天之大。天既生有麒麟、鳳皇、靈芝、仙草、五穀、以為實矣。而蛇虎、蜂蠆、蒺藜、稂莠、蕭艾之屬。即與之俱生

而並茂。而亦不害其爲天之仁。堯爲天子。既已欽明文思。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而共工驩兜尚列于朝。又有九載績用弗成之鯀。而亦不害其爲堯之大。渾渾乎一天也。若舜則不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罪人斯當矣。命伯禹作司空。契爲司徒。稷教稼。皋陶掌刑。伯益掌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倕工。鳩工。以及殳戕朱虎熊羆之屬。無不各得其職。用人又得矣。爲君之道。至眞豪髮無遺憾。故曰。君哉舜也。

又曰。舜其大知也。夫彰善癉惡者，人道也。善惡無所不容納者，天道也。堯乎堯乎。此其所以為天也乎。厥後舜之子孫，賓諸陳。無一達人。後代有齊國，亦無一達人。惟田橫之卒五百人從之。斯不愧祖宗風烈。非天之薄于大舜而不予以後也。其道已盡，其數已窮。更無從溫而再發耳。若堯之後，至迂且遠也。豢龍御龍。而有中山劉累。至漢高而光有天下。既二百年矣。而又光武中興。又二百年矣。而又光

帝入蜀。以諸葛為之相。以關張為之將。忠義渊千古。道德継賢聖。豈非堯之留餘不盡。而後有此蕃衍也哉。夫舜與堯同心同德同聖。而吾為是言者。以為作聖且有太盡之累。則何事而可盡也。留得一分做不到處。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有過盡之弊。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為之竭。而力為之衰。更不復能生聖人。天受其弊。而况人乎。此在范縣。与進士田種玉孝廉宋績言之。

及来濰縣。與諸郭偉勳談論。咸鼓舞震動。以爲得未曾有。并書以字與弟。且藏之匣中。待吾兒少長。然後講與他聽。與書中之意互相發明也。

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于附從貧賤之家。而己之子弟不與焉。不數年間。變富貴爲貧賤。有寄人門下者。有餓莩乞丐者。或僅守厥家。不失溫飽。而

目不識丁。或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為文章。必不能沉著痛快。刻骨鏤心。為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濬慧乎。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願也。至于延師傅。待同學。不可不慎。吾兒六歲。年最小。其同學長者當稱為某某先生。次亦稱為某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紙筆墨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衆同學。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

做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至陰雨不能即歸。輒留飯。薄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新鞵襪來上學堂。一遭泥濘。復製為難矣。夫擇師為難。敬師為要。擇師不得不審。既擇定矣。便當尊之敬之。何得復尋其短。吾人一涉宦途。即不能自課其子弟。其所延師。不過一方之秀。未必海內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誤。為師者既不自安。而教法不能盡心。子弟復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學。此最是

受病處。不如就師之所長。且訓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從。少待來年。更請他師。而年內之禮節尊崇。必不可廢。

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太太兩母親叔叔嬸娘聽。便好騙果子喫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

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得放腳眠。蚊蟲猶蚤出。

濰縣寄舍弟墨第四書

凡人讀書。原拏不定發達。然即不發達。要不可以不讀書。主意便拏定也。科名不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愚兄而今已發達矣。人亦共稱

愚兄為善讀書矣。究竟自問胸中擔得出幾卷書來。不過挪移借貸。改竄添補。便爾釣名欺世。人有負于書耳。書亦何負于人哉。昔有人問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曰。讀書。其人以為迂闊。其實不迂闊也。東投西竄。費時失業。徒喪其品。而卒歸于無濟。何如優游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間乎。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亦在人之有識與有決。并有忍耳。

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無論時文、古文、詩歌、詞賦。皆謂之文章。今人鄙薄時文。幾欲逐諸筆墨之外。何太甚也。將毋醜其貌而不鑑其深乎。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詩辭賦。扯東補西。拖張拽李。皆拾古人之唾餘。不能貫串。以無真氣故也。百川時文精粹湛深。抽心苗裔與旨。繪物態。狀人情。千迴百折而卒造乎淺近。朝宗古文。標新領異。指畫目前。絕不受古人羈絏。然語不遒。氣不深。終讓百川一席。憶予初時行

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方百川制藝、二種。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

文章以沉著痛快爲最。左、史、莊、騷、杜詩、韓文、是也。間有一二不盡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是他一枝一節好處。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間娖娖纖小之夫。專以此爲能。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遂訾人爲刺刺不休。夫所謂刺刺不休者。無益之言。道三不著兩耳。至若敷陳帝王

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剖晰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豈言外有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秉筆而快書乎。吾知其必目昏心亂。顛倒拖沓。無所措其手足也。王孟詩原有實落不可磨滅處。只因務為修潔。到不得李杜沉雄。司空表聖自以為得味外味。又下于王孟一二等。至今之小夫。不及王孟司空萬萬。專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也。若絕句詩、小令詞。則必以意外言外取勝矣。

宵寐匪禎。札闥洪庥。以此訾人。是歐公正當處。然亦有淺易之病。逸馬殺犬于道。是歐公簡鍊處。然五代史亦有太簡之病。高密單進士烺曰。不是好議古人。無非求其至是。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

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館才情。遊客伎倆。只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鬭茗茶為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為餬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故轍也。古人云。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

與舍弟書十六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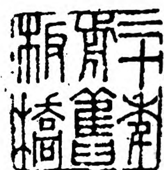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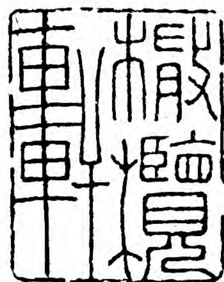
詩鈔












板橋詩鈔

興化鄭燮克柔氏著

鉅鹿之戰

懷王入關自聾瞽。楚人太拙秦人虎。殺人八萬取漢中。江邊鬼哭酸風雨。項羽提戈來救趙。暴雷驚電連天掃。臣報君讐子報父。殺盡秦兵如殺草。戰酣氣盛聲喧呼。諸侯壁上驚魂逋。項王何必爲天子。只此快戰千古無。千奸萬黠藏兇戾。曹操朱溫盡稱帝。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

種菜歌 爲常公延齡作

有明萬歷天啓間。時事壞爛生兇頑。羣賢就戮九千歲。宮中不復尊龍顏。烈皇帝起震而怒。練帛一條殪凶孺。天荒氣敗

不可向。龜鼎潛移九廟仆。蒼谷先生開平嗣。屢疏交章稱天意。提將白刃守宮門。散盡黃金酬死事。都城陷沒走南邦。惡孽桐城馬貴陽。新王夜夜酣春夢。戍卒朝朝立曉霜。上方請劔長號唾。忠讜不聞城又破。虎口纔離二黠奸。孤舟欲覆江流大。買田種菜作生涯。淚落春風迸野花。嬾尋舊第烏衣巷。怕看鍾山日暮霞。荷鋤負擔爲傭保。菜羹糲食隨荒草。時供麥飯孝陵前。一聲長哭松楸倒。家有賢媛魏國孫。甘貧茹苦破柴門。燒殘昔日鴛鴦錦。滌盡從前翡翠痕。一畦菜熟一畦種。時時汲水提春甕。玉纖韋斷井邊繩。茅棚壓匾釵梁鳳。幾年覊縶先生死。含飯無資乞鄰里。天涯有客獨揮金。棺衾畫翣皆周視。人心不死古今然。欲往金陵問菜田。招魂何處孤

前刻詩序

余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二三知已屢詬病之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諛而背直慚愧汗下如何可言板橋自題

後刻詩序

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爲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騷壇詞客爾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屢欲燒去平生吟弄不忍棄之況一行作吏此事又束之高閣姑更定前稿復刻數十首於後此後更不作矣板橋又題

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

紫瓊崖道人慎郡王題詞

高人妙義不求解充腸朽腐同魚蠹此情令古誰復知疏鑿混沌驚真宰振枯伐萌陳厥粗浸淫渙畋冊不無按拍遵便月殿曲走盤亂瀉皎宮珠十載相知皆衙踏夜深把卷詩纔厓明眸不識鳥雌雄妄與盲人辯烏鵲

臣墓。萬里春風哭杜鵑。

題雙美人圖

珮環摇動湘裙冷。俏風偷入羅衫領。美人相倚借餘温。細語無聲親素頸。玉指尖纖指何許。似笑姮娥無伴侶。又似天邊笑薄雲。夜寒不得成濃雨。

自遣

嗇彼豐茲信不移。我于困頓已無辭。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尚厭奇。看月不妨人去盡。對花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

山色

山色清晨望。虛無杳靄間。直愁和霧散。多分遣雲攀。流水澹

然去孤舟隨意還。漁家破蓑笠。天肯令之閒。

詩四言

夜殺其人。明坐其家。處分息事。咤衆毋譁。主人不知。託爲腹心。無奸不直。無淺不深。

仁義之言。出于聖口。奸邪竊似。濟欲忘醜。播談忠孝。聲悽淚痛。咍誑賢明。況汝愚衆。

當春不華。蓄意待秋。秋又不實。行將誰尤。葺蔓藏蛇。梧桐噦鳳。象分性別。各以類貢。況汝棘刺。鴟鴞避之。乃思鸞凰。槁死不知。

求利于地。繇臬稼穡。求利于天。鋤慾植德。求利于物。網罟釣弋。求利于人。面曲背直。有禽其心。有獸其力。詆賢玩愚。

寢危臥歹。天亦汝憐。大道不塞。

偶然作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爲文章。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縱横議論析時事。如醫療疾進藥方。名士之文深莽蒼。胸羅萬卷雜霸王。用之未必得實效。崇論閎議多慨慷。雕鐫魚鳥逐光景。風情亦足喜且狂。小儒之文何所長。抝經摘史餖飣强。玩其詞華頗赫爍。尋其義味無毫芒。弟頌其師客談説。居然拔幟登詞塲。初驚既鄙久蕭索。身存氣盛名先亡。豐碑刻石臨大道。過者不讀倚壞牆。嗚呼文章自古通造化。息心下意毋躁忙。

送友人焦山讀書

焦山須從象山渡。參差上下一江樹。高枝倒挽行雲住。低枝搏擊江濤怒。枯藤盤拏蛇走壁。怪石崚嶒鬼峽路。日落煙生江霧昏。微茫星火沿江村。忽然飛鏡出東海。萬里一碧開乾坤。夜悄山中更凄肅。鸛鶴無聲千樹禿。鄰屋時聞老僧咳。山魈遠在雲端哭。幾年不到大江濱。花枝鳥語春復春。抱書送爾入山去。雙峯覓我題詩處。

海陵劉烈婦歌

烈婦夫武舉。從左良玉陣亡。無後。婦誓奉公姑。待其終年。即自縊死。州人哀之。稱爲劉烈婦云。

濕雲壓牕燈欲死。少婦停梭拂衣起。夜慘心孤倦欹卧。沙場夢入深閨裏。破甲殘旗裹血痕。手提敗鼓號寃魂。自云

轉戰身陷没。斷骸漂骨黃河奔。倉皇躑躅婦驚覺。羣犬亂吠秋籬根。深夜欲啼啼不得。淚珠迸落羅衾濕。抹去胭脂罷曉粧。翠翹雲鬢無顏色。凶問傳來敗散軍。果然與夢無差分。溫言緒語慰翁媼。幽閨裂破繡羅裙。椎心一哭數斗血。紙錢飄去迴秋雲。柴門寂寞雞罷鬭。病婦把家門户瘦。夜夜寒機達曙光。朝朝破井提甕甃。十畝荒田歲不收。一園花柳空如繡。翁歿媼歿婦即歿。宗祀無人妾何立。撫將皓頸委紅羅。要使芳魂覓沙磧。丈夫死國妻死夫。忠義不得轉呼吸。一念徘徊事則敗。包羞泉壤何嗟及。至今墳樹晚悲號。荒河白草秋原高。寒鴉孤棲夜不定。哀鳴向月求其曹。

揚州

畫舫乘春破曉煙。滿城絲管拂榆錢。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雨過隋堤原不濕。風吹紅袖欲登仙。詞人久已傷頭白。酒暖香溫倍悄然。

廿四橋邊草逕荒。新開小港透雷塘。畫樓隱隱煙霞遠。鐵板錚錚樹木涼。文字豈能傳太守。風流原不礙隋皇。量今酌古情何限。願借東風作小狂。

西風又到洗妝樓。衰草連天落日愁。瓦礫數堆樵唱晚。涼雲幾片燕鶩秋。繁華一刻人偏戀。嗚咽千年水不流。借問纍纍荒塚畔。幾人耕出玉搔頭。

江上澄鮮秋水新。邗溝幾日雪迷津。千年戰伐百餘次。一

歲變更何限人。盡把黃金通顯要。惟餘白眼到清貧。可憐道上饑寒子。昨日華堂臥錦茵。

曉行眞州道中

僮僕飄零不可尋。客途長伴一張琴。五更上馬披風露。曉月隨人出樹林。麥秀帶煙春郭迥。山光隔岸大江深。勞勞天地成何事。撲碎鞭梢爲苦吟。

寄許生雪江三首

詩去將吾意。書來見爾情。三年俄夢寐。數語若平生。雨細窗明火。鴉棲柳暗城。小樓良夜靜。還憶讀書聲。

金紫人間事。縹緗我輩需。閒吟聊免俗。極賤到爲儒。妙墨疑懸漏。雄才欲唾珠。時時盼霄漢。待爾入雲衢。

不捨江干趣。年來臥水村。雲操山欲活。潮橫雨如奔。稻蟹乘秋熟。豚蹄佐酒渾。野人歡笑罷。買棹會相存。

贈石道士

樓殿玲瓏草木間。洞簫吹徹碧雲間。歌成莫擬無投贈。新洗羊脂白玉環。

閒居

嬾慢從來應接疎。閉門掃地足閒居。荆妻拭硯磨新墨。弱女持牋索楷書。柿葉微霜千點赤。紗廚斜日半窗虛。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笋紅薑煮鯽魚。

宗子相墓

寥落百花洲。老屋破還在。遶水如帶環。東風吹野菜。

七歌

鄭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市樓飲酒拉年少。終日擊鼓吹竽笙。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嗚呼一歌兮歌偪側。皇遽讀書讀不得。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牀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兒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隨啼起。婉轉噢撫兒熟眠。燈昏母咳寒窗裏。嗚呼二歌兮夜欲半。鵂棲不穩庭槐斷。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饑寒。時缺一升半升米。兒怒飯少相觸牴。伏地

啼呼面垢汙。母取衣衫爲湔洗。嗚呼三歌兮歌徬徨。北風獵獵吹我裳。

有叔有叔偏愛姪。護短論長潛覆匿。倦書逃藥無事無藏懷負背趨而逸。布衾單薄如空橐。敗絮零星兼卧惡。縱橫溲溺漫不省。就濕移乾叔夜醒。嗚呼四歌兮風蕭蕭。一天寒雨聞雞號。

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眞宰。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里還家到反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嗚呼五歌兮頭髮豎。丈夫意氣閨房沮。

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絡餓無糜。啼號觸怒事鞭朴。心

憐手軟翻成悲。蕭蕭夜雨盈階圮。空床破帳寒秋水。清晨
那得餅餌持。誘以貪眠罷早起。嗚呼眼前兒女兮休呼爺。
六歌未闋思離家。

種園先生是吾師。竹樓桐峯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壯
心磊落無不爲。二子辭家弄筆墨。片語千人氣先塞。先生
貧病老無兒。閉門僵卧桐陰北。嗚呼七歌兮浩縱橫。青天
萬古終無情。

種園先生陸震　竹樓王國棟　桐峯顧于觀

哭殍兒五首

天荒食粥竟爲長。慚對吾兒泪數行。今日一匙澆汝飯。可
能呼起更重嘗。

歪角髮兒好戴花。也隨諸姊要盤鴉。於今寶鏡無顏色。一任朝光滿碧紗。

墳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膽怯風湍。荒塗野鬼誅求慣。爲訴家貧楮鏹難。

可有森嚴十地開。兒魂一去幾時回。啼號莫倚嬌憐態。邏剎非而父母來。

蠟燭燒殘尚有灰。紙錢飄去作塵埃。浮圖似有三生說。未了前因好再來。

邗塾示諸徒

飄蓬幾載困青氊。忽忽邗居又一年。得句喜拈花葉寫。看書倦當枕頭眠。蕭騷易惹窮途恨。放蕩深慚學俸錢。欲買

扁舟從釣叟。一竿春雨一蓑煙。

淮陰邊壽民葦間書屋

邊生結屋類蝸殼。忽開一窗洞寥廓。數枝蘆荻撑煙霜。一水明霞靜樓閣。夜寒星斗垂微茫。西風入幮搖燭光。隔岸微聞寒犬吠。幾撚吟髭更漏長。

項羽

巳破章邯勢莫當。八千子弟赴咸陽。新安何苦坑秦卒。壩上焉能殺漢王。玉帳深宵悲駿馬。楚歌四面促紅粧。烏江水冷秋風急。寂寞野花開戰塲。

鄴城

劃破寒雲漳水流。殘星畫角動譙樓。孤城旭日牛羊出。萬

里新霜草木秋。銅雀荒涼遺瓦在。西陵風雨石人愁。分香一夕雄心盡。碑版仍題漢徹侯。

銅雀臺

銅雀臺。十丈起。掛秋星。壓寒水。漳河之流去不已。曹氏風流亦可喜。西陵松柏是新栽。松下美人皆舊妓。當年供奉本無情。死後安能强哭聲。繐幃八尺催歌舞。嬾慢盤鴉鬢不成。若教賣履分香後。盡放民閒作佳偶。他日都梁自撿燒。回首君恩淚霑袖。

泜水

泜水清且淺。沙礫明可數。漾漾浮輕波。悠悠滙遠浦。千山倒空青。亂石兀崖堵。我來恣游泳。浩歌懷往古。偪側井陘道。卒

列不成伍。背水造奇謀。赤幟立趙土。韓信購左車。張耳陋肺腑。何不赦陳餘。與之歸漢王。

易水

子房既有椎。漸離亦有筑。荆卿利匕首。三人徒碌碌。世濁無鳳麟。運否縱蛇蝮。雷霆避其威。人謀焉得速。蕭蕭易水寒。悄悄燕丹哭。事急履虎尾。僨轅終敗轂。酒酣市上情。一往不可復。

贈甕山無方上人二首

山裊都城比。僧居御苑西。雨晴千嶂碧。雲起萬松低。天樂飄還細。宮莎剪欲齊。萊人驅豆馬。歷歷俛長隄。

一見空塵俗。相思已十年。補衣仍帶綻。閒話亦深禪。煙雨江南夢。荒寒薊北田。閒來澆菜圃。日日引山泉。

追憶莫愁湖納凉

江上名湖號莫愁。納凉先報楚江秋。風從綠若梢頭響。雲向青山缺處流。尚憶羅襟霑竹露。可堪清夢隔沙鷗。遥憐新月黄昏後。團扇佳人正倚樓。

送職方員外孫丈歸田 諱兆奎

先生六月江南去。微㲉秋風亦徑歸。鱸鱠先嘗應憶我。蕨薇堪飽莫開扉。故人幾輩頭俱白。後學相看識者稀。淮海文章終自在。任渠披謁絳紗幃。

鶴兒灣畔藕花香。龍舌津邊粳稻黄。小艇霧中看日出。青錢柳下買魚嘗。邗墟古廟紅墻立。天末孤雲白帶長。借取漁家新箬笠。一竿煙雨入滄浪。

嶧山

徐州五色土。乃在嶧山下。凸凹見青黃。崩裂墮赤赭。偃蹇十里石。蓄怒臥牛馬。苔斑古銅鑄。黑骨積鐵冶。砉然觸穹蒼。千峯搆雲廈。曲逕田腸盤。飛泉震雷瀉。古碑斷蟲魚。老屋頹甃瓦。秋河峇可竭。寒星摘盈把。悲烏百羣呌。孤鶴萬年寡。結茅此間住。萬事棼可捨。山中古仙人。或有騎龍者。

山寺

山頂何年寺。寒牆補破雲。古鐘雀巢鈕。斷石蘚成文。僧話從教譯。爐香久不焚。廻風吹柿葉。淒響正紛紛。

徐君墓

湛盧夜哭墳頭樹。天神百怪精靈聚。月射芙蓉冷露凝。霜

寒鞞琫銀蛇吐。殷殷時呼水底龍。熊熊欲化山頭虎。爲表延陵萬古心。恐負徐君三尺土。世人投贈不及身。百千賻布空爾情。季子抱恨刻心骨。區區掛劒徒虛名。眼前眷戀情難厭。死後相思空寄念。席上摩挲便贈之。一條秋水橫棺殮。

贈博也上人

閉門何處不深山。蝸舍無多八九間。人跡到稀春草綠。燕巢營定畫梁閒。黃泥小竈茶烹陸。白雨幽窗字學顏。獨有老僧無一事。水禽沙鳥聽關關。

寄許衡山

江淮韻士許衡州。近日蕭疎似昔不。好事春泥修茗竈。多情

小盌覆詩鬮。食眠消減緣花瘦。鶯燕商量怨水流。我有無題新脫稿。寄君吟向小朱樓。

寄松風上人

豈有千山與萬山。別離何易來何難。一日一日似流水。他鄉故鄉空倚闌。雲補斷橋六月雨。松扶古殿三時寒。筍脯茶油新麥飯。幾時猿鶴來同餐。

喜雨

宵來風雨撼柴扉。早起巡簷點滴稀。一逕煙雲蒸日出。滿船新綠買秧歸。田中水淺天光淨。陌上泥融燕子飛。共說今年秋稼好。碧湖紅稻鯉魚肥。

弘量上人精舍

淼淼秋濤湧樹根。西風落葉破柴門。蠻鵶日暮無人管。飛起前村入後邨。

山門夜悄不能呼。冷燭燒船宿葦蒲。殘月半天霜氣重。曉鐘雞唱滿東湖。

題畫

秋山秋樹秋水。蒼瘦禿落清駛。舊曾遊望依稀。湫湫雁行沙觜。

悍吏

縣官編丁著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縣官養老賜帛肉。悍吏沿村括稻穀。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山田苦旱生草菅。水田浪闊聲潺

瀑。聖主深仁發天庚。悍吏貪勤為刁奸。索逋洶洶虎而翼。吁呼楚撻無寧刻。村中殺雞忙作食。前村後村已屛息。嗚呼長吏定不知。知而故縱非人為。

私刑惡

自魏忠賢拷掠羣賢。淫刑百出。其遺毒猶在人間。胥吏以慘掠取錢。官長或不知也。仁人君子。有至痛焉。

官刑不敵私刑惡。掾吏搏人如豕搏。斬筋抉髓剔毛髮。督盜搜贓例苛虐。吼聲突地無人色。忽漫無聲四肢直。游魂蕩漾不得死。婉轉迴甦天地黑。本因凍餒迫為非。又值姦刁取自肥。一絲一粒盡搜索。但憑皮骨當嚴威。纍纍妻女小兒童。拘囚繫械網一空。牽累無辜十七八。夜來鎖得鄰家翁。鄰家老

翁年七十。白挺長椎敲更急。雷霆收聲怯吏威。雲昏雨黑蒼天泣。

撫孤行

十年夫歿簡書篚。歲歲曬書抱書哭。縹緗破裂方錦紋。玉軸牙籤斷湘竹。孀婦義不賣藏書。況有孤雛是遺腹。四壁塗鴉嗔不止。十日索墨五日紙。學俸無錢愧塾師。綫脚鍼頭勞十指。燈昏焰短空房黑。兒讀無多母長織。敗葉走地風沙沙。檐點兒眠聽曉鴉。

贈巨潭上人三首

山骨蒼寒壓古牆。壞廊拳曲入僧房。金錢十萬誰來施。多起樓臺占夕陽。

墨碟鉛匙一兩三。半窓畫意寫江南。誰家綃素催人急。先向。
空中作遠嵐。
寒煙裊裊淡孤邨。一緇霜華界瓦痕。睡足曉窓無一事。滿山
晴日未開門。

別梅鑑上人

海陵南郭居人少。古樹斜陽破佛樓。一逕晩煙籬菊瘦。幾家
黃葉荳棚秋。雲山有約憐狂客。鐘鼓無情老比邱。回首舊房
留宿處。暗窓寒紙颯颼颼。

客揚州不得之西邨之作

自別青山負夙期。偶來相近輙相思。河橋尚欠年時酒。店壁
還留醉後詩。落日無言秋屋冷。花枝有恨曉鶯癡。野人話我

平生事。手種垂楊十丈絲。

再到西村

青山問我幾時歸。春雨山中長蕨薇。分付白雲留倦客。依然松竹滿柴扉。送花鄰女看都嫁。賣酒村翁與不違。好待秋風禾稼熟。更修老屋補斜暉。

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

瑣事貧家日萬端。破裘雖補不禁寒。缾中白水供先祀。窓外梅花當早餐。結網縱勤河又沍。賣書無主歲偏闌。明年又值掄才會。願向秋風借羽翰。

秋夜懷友

斗帳寒生被被輕。疎星歷歷隔窓明。滿階蕉葉兼梧葉。一夜

風聲似雨聲。塞北天高鴻雁遠。淮南木落楚江清。客中又念天涯客。豈是相思過一生。

芭蕉

芭蕉葉葉爲多情。一葉纔舒一葉生。自是相思抽不盡。却教風雨怨秋聲。

梧桐

高梧百尺夜蒼蒼。亂掃秋星落曉霜。如何不向西州植。倒挂綠毛么鳳皇。

得南闈捷音

忽漫泥金入破籬。舉家歡樂又增悲。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載征途發達遲。何處寧親惟哭墓。無人對鏡嬾窺帷。他年縱有

毛公檄捧入華堂。却慰誰。

山中雪後

晨起開門雪滿山。雪晴雲淡日光寒。簷流未滴梅花凍。一種清孤不等閒。

題畫

兩岸青山聚米多。長江窄窄一條梭。千秋征戰誰將去。都入漁家破網羅。

莫爲

莫爲甄妃感寂寥。袁曹寵幸舊曾饒。周郎早世孫郎殀。腸斷江東大小喬。

小廊

小廊茶熟已無煙。折取寒花瘦可憐。寂寂柴門秋水闊。亂鴉揉碎夕陽天。

懷舍弟墨

我無親弟兄。同堂僅二人。上推父與叔。豈不同一身。一身若連枝。葉葉相依因。樹大枝葉富。樹小枝葉貧。況我兩弱幹。荒河蔓草濱。走馬折爲鞭。樵斧摧爲薪。含悽度霜雪。努力爱秋春。我年四十二。我弟年十八。憶昔幼小時。清癯欠肥肭。老父酷憐愛。謂叔晚年兒。餅餌擁其手。病飽不病飢。出門幾回顧。入門先抱持。年來父叔歿。移家僦他宅。幸有破茅茨。而無飽糠覈。老兄似有才。苦不受繩尺。賢弟才似短。循循受謙益。前年葬大父壙。有金蝦蟆。或云是貴徵。便當興其家。起家望賢

弟。老兄太浮誇。家貧富書史。我又無兒子。生兒當與分。無兒盡付爾。離家一兩月。念爾不能忘。客中有老樹。枝葉鬱蒼蒼。東枝近簷屋。西枝過鄰牆。兩枝不相顧。剪伐誰護將。感此傷我懷。苦樂須同嘗。

晝苦短

晝苦短。夜正不長。清歌妙舞看未足。樓頭曙鼓聲皇皇。明星拔地纔數尺。日光搖動來扶桑。晝苦短。晝亦不短。山中暇日如小年。塵世光陰疾如箭。古來開國多聖明。歷盡艱難身百戰。一朝勘定稱至尊。承明殿上頭毛變。安期棗盡還瘦羸。赤松黃帝墳纍纍。學仙學佛空爾爲。晝苦短。西日飛。

贈高郵傅明府并示王君廷灤 傅諱椿

出牧當明世。銘心慕古賢。安人龔渤海。執法况青天。瑣細知幽奧。高明得静便。星躔羅腹底。氷雪耀眉端。昔守淮隄撼。曾憂暑雨濺。麻鞵操畚鍤。百口寄舟船。生死同民命。崎嶇犯世嫌。上官催决塞。小吏只壅田。時值西風急。憑翻竹楗編。孤城將不保。一命敢求全。痛哭蒼天應。焚香巨浪恬。支祈收震怒。河伯効淵潛。運道終無恙。居民亦有年。稻粱千里熟。歌舞數州連。魚蟹多無筭。雞豚不計錢。青帘橋畔酒。細雨樹中煙。父老村村祝。銓衡綬綬遷。文游春水湛。甓社夜珠懸。頗獻長溪藻。還供縮項鯿。鄰邦咸取法。下邑賜矜憐。訪我荒城北。停舟荻岸邊。一談胸吐露。數盞意周旋。頗有王生者。曾經絳帳延。美材承斲削。高義破迍邅。約束神應阻。鑪錘器益堅。秋風動

南國。六翮會翩躚。

落拓

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爲看花。

贈潘桐岡

讀書必欲讀五車。胸中撑塞如亂麻。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學夫人徒自苦。吾曹筆陣凌雲煙。掃空氛翳鋪青天。一行兩行書數字。南箕北斗排星躔。有時滴墨嬌且妍。曉花浮露春風鮮。畫眉女郎年十四。欲折不折心相憐。斬龍殺虎提龍泉。定情溫細桃花箋。蕭蕭落落自千古。先生信是人中仙。天公曲意來縛縶。困倒揚州如束濕。空將花鳥媚屠沽。獨遣愁魔陷英特。志亦不能爲之抑。氣亦不能爲之塞。十千沽酒醉平山。

便拉歐蘇共歌泣。君不見迷樓隋帝最荒淫。千秋猶占煙花國。名姬百琲試琵琶。駿馬千金買鞍勒。丈夫得志會有時。人生意氣何終極。揚州四月嫩晴天。且買櫻筍鰣魚相啖食。

觀潮行

銀龍翻江截江入。萬水爭飛一江急。雲雷風霆為先驅。潮頭聳並青山立。百里之外光熒熒。若斷若續最有情。崩轟喧豗倏已過。萬馬飛渡蕭山城。錢塘岸高石五丈。古松大櫟盤森爽。翠樓朱檻衝波翻。羽旗金甲雲濤上。伍胥文種兩將軍。指揮鯤鱷鯨鼉蟒。杭州小民不敢射。盪豬擊彘來相享。我輩平生多鬱塞。豪情逸氣新搔癢。風定月高潮漸平。老魚夜哭蛟宮盪。

弄潮曲

錢塘小兒學弄潮。硬篙長楫捺復捎。舵樓一人如鑄鐵。死灰面色睛不搖。潮頭如山挺船入。艢艣掀翻船竪立。忽然滅沒無影蹤。緩緩浮波衆船集。潮平浪滑逐沙鷗。歌笑山青水碧流。世人歷險應如此。忍耐平夷在後頭。

肅宗

百戰艱難復兩京。范陽餘孽尚縱橫。太平天子無愁思。內殿惟聞打子聲。

南內

南內淒清西內荒。淡雲秋樹滿宮牆。由來百代明天子。不肯將身作上皇。

韜光

韜光古庵嵌山巘。北窓直吸餘杭縣。葛洪小兒峯嶺低。南屏一片排秋扇。錢塘雪浪打西湖。只隔杭州一條綫。海日烘雲濕已乾。下界奔雷作蛇電。山中老僧貌奇古。十年不踏西冷土。厭聽湖中歌吹聲。肯來伺候衙門鼓。曲房幽澗養神魚。古碑剔蘚蝌蚪書。銅缾野花烏几靜。湘簾竹榻清風徐。飲我食我復遺我。茅屋數間山側左。分屋而居分地耕。夜燈共此琉璃火。我已無家不願歸。請來了此前生果。

偶成

雨過天全嫩。樓新燕有情。江晴春浩浩。花落水平平。越女吹簫坐。吳兒撥馬行。回頭各會意。煙柳閉州城。

飲李復堂宅賦贈

四月十五月在樹。淡風清影搖窗户。舉酒欲飲心事來。主客無言客起去。主人起家最少年。驊騮初試珊瑚鞭。護蹕出入古北口。橐筆侍直仁皇前。才雄頗爲世所忌。口雖贊歎心不然。蕭蕭匹馬離都市。錦衣江上尋歌妓。聲色荒淫二十年。丹青縱橫三千里。兩嬰世網破其家。黃金散盡妻孥嗟。剥啄催租惱吏頻。水田千畝翻爲累。途窮賣畫畫益賤。庸兒賈豎論非是。昨畫雙松半未成。醉來怒裂澄心紙。老去翻思踏軟塵。一官聊以庇其身。幾遍花開上林樹。十年不見京華春。此中滋味淡如水。未忍明良徑賤貧。

題園冠霞畫山樓

豎幅橫披總畫山。滿樓空翠滴煙鬟。明朝買棹清江上。却在君家圖畫間。

大中丞尹年伯贈帛

落拓揚州一敝裘。綠楊蕭寺幾淹留。忽驚霧縠來相贈。便剪春衫好出遊。花下莫教霑露滴。燈前還擬覆香篝。興來小步隋隄上。滿袖東風散旅愁。

題遊俠圖

大雪滿天地。胡爲仗劍游。欲談心裏事。同上酒家樓。

題程羽宸黃山詩卷

黃山擘空青。造化何技癢。陰陽未判割。精氣互滉瀁。團結勢綿迂。抽抜骨撐掌。日月始明白。雲龍漸來往。軒成末苗裔。鍊

丹破幽礮。天都强名目。芙蓉謬借獎。秦漢封錮深。唐宋遊屐廣。雲海盪詩肺。松濤歎天響。飛泉一白斷續。怪石萬魍魎。少少塔廟開。微微金翠榜。岑崿畏樓殿。龍象森灌莽。鶻鶴鵪鳩鴣。榛樞棗栗橡。巖果垂纍纍。仙禽翩晃晃。山腰矮雷電。峰頂聳蒲蔣。膚土寸若金。風蘿客於網。轉逕窄欲墮。陡巘晾還惘。我欲躋顛嶠。夢寐徒悵怏。陸騎姑熟驢。波泛之浙江槳。覊遲婚嫁累。苟賤贅笏想。山靈久拒斥。飛砂擊俗顙。輸君飽遊憩。晴嵐披翠爽。瀑泉暢骨脈。卧雪飲瀣沆。聒耳流琮琤。聳身峰仄仰。摘星揭户牖。洗日滌盆盎。賦詩數十篇。才思何闊朗。刻畫寵金石。鏗鏘叶平上。硃砂入爐竈。天馬受覊鞅。骨重勢鬱紆。神清氣英蕩。作記數千言。瑣細傳幽賞。同遊誰何人。吾宗虔谷

黨。當境欣淋漓。離懷惜疇曩。昔我未追逐。今我實慨慷。萬願林壑最。一官休歙黨。當復邀同遊。爲君負節氅。

贈張蕉衫

淮南又遇張公子。酒滿青衫日已醺。攜手玉勾斜畔去。西風同哭窈孃墳。

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 諱斯盛

虎瞰峯高逈出雲。鳳池春早曲流紋。才充上苑千林秀。氣壓西江九派分。舟下牂牁開漲海。山臨銅鼓拂南薰。武侯千載征蠻後。且待先生展大文。

公新淦人由翰苑視學貴州

歸朝晉秩列卿班。檢點形儀肅珮環。虎旅千人排象闕。鵷行

九品拜龍顏。再持文柄心逾下。屢沐殊恩意轉閒。慚愧無才經拂拭。也隨桃李謁高山。

公以大鴻臚分校禮闈

星軺渺渺下南邦。劍匣書囊動曉裝。六代煙花迎節鉞。一江波浪湧文章。雲邊保障開鍾阜。天下軍儲仰建康。赤旱于今憂不細。披圖何以繪流亡。

淮南大郡古揚州。小縣人居薄海陬。架上縹緗皆舊帙。枕中方略問新猷。鄦湖浪闊輸洋子。匡阜雲來潤石頭。手把干將渾未試。幾回磨淬大江流。

由興化迂曲至高郵七截句

百六十里荷花田。幾千萬家魚鼈邊。舟子搦篙撐不得。紅粉

照人嬌可憐。

煙蓑雨笠水雲居。鞵樣船兒蝸樣廬。賣取青錢沽酒得。亂攤荷葉擺鮮魚。

湖上買魚魚最美。煮魚便是湖中水。打槳十年天地間。鷺鷥認我爲漁子。

買得鱸魚四片腮。蓴羹點豉一尊開。近來張翰無心出。不待秋風始却回。

栟櫚瓜鄉老綠多。么紅一點是秋荷。暮雲卷盡夕陽出。天末冷風吹細波。

一塘蒲過一塘蓮。荇葉菱絲滿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雞頭米賽蚌珠圓。

船窗無事哺秋蟲。容易年光又冷風。繡被無情團扇薄。任他霜打柿園紅。

贈國子學正侯嘉璠弟

讀書數萬卷。胸中無適主。便如暴富兒。頗爲用錢苦。大哉侯生詩。直達其肺腑。不爲古所累。氣與意相輔。灑灑如貫珠。斬斬入規矩。當今文士場。如公那可睹。家任浙東頭。山凹水之滸。鴈峰天上排。台根海底柱。樹密龍氣深。雲霾石情怒。安得從君遊。嘯歌入天姥。龍湫萬丈懸。對坐濯靈府。我詩無部曲。瀰漫列卒伍。轉鬬屢蹶傷。猶思暴猛虎。家非山水鄉。半生食鹽鹵。頑石亂木根。憑君施巨斧。

贈胡天游弟

作文勉强爲。荊棘塞喉齒。乃興勃發處。煙雲拂滿紙。檢點豈不施。濤瀾浩無涘。昨讀秋霖賦。觸手生妙理。塗抹古是非。排撻世歡喜。抽思雲影外。造語石骨裏。李廣飛將軍。自然成壁壘。列子御風行。庸夫尋轍軌。錢塘江雨青。山陰石髮紫。何必釆靈芝。千崖看秀起。山靈愛狂逸。魑魅識才技。雜沓吾揚州。煙花欲羞死。

燕京雜詩

不燒鉛汞不逃禪。不愛烏紗不要錢。但願清秋長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

偶因煩熱便思家。千里江南道路賒。門外綠楊三十頃。西風吹滿白蓮花。

碧紗窗外綠芭蕉。書破繁陰坐寂寥。小婦最憐消渴疾。玉盤紅顆進氷桃。

呈長者

御溝楊柳萬千絲。雨過煙濃嫩日遲。擬折一枝猶未折。罵人春燕太嬌癡。

桃花嫩汁搗來鮮。染得幽閨小樣箋。欲寄情人羞自嫁。把詩燒入博山煙。

酬中書舍人方超然弟

砑粉宮箋五色裁。兔毫揮斷紫煙煤。書成便擬蘭亭帖。何用蕭郎賺辨才。

君家兩世文名盛。宦況蕭條分所宜。笑我筆花枯已盡。半生

寃枉作貧兒。

老伯文輈先生諱棨如

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政

常怪昌黎命世雄。功名之際太匆匆。也應不肯他途進。惟有修書謁相公。

甕山示無方上人

松梢鳫影度清秋。雲淡山空古寺幽。蟋蟀亂鳴黃葉逕。瓜棚半倒夕陽樓。客來招飲欣同出。僧去烹茶又小留。寄語長安車馬道。觀魚濠上是天游。

寄青崖和上

山中卧佛何時起。寺裏櫻桃此日紅。驟雨忽添崕下水。泉聲

都作晚來風。紫衣鄭重君恩在。御墨淋漓象教崇。透脫儒書千萬軸。遂令禪事得真空。

訪青崖和尚和壁間晴嵐學士虛亭侍讀原韻 晴嵐張公若靄虛亭鄂公容安

西風肯結萬山緣。吹破濃雲作冷煙。匹馬徑尋黃葉寺。雨晴稻熟早秋天。

渴疾由來亦易消。山前酒旆望非遥。夜深更飲秋潭水。帶月連星舀一瓢。

屋邊流水勢潺湲。峭壁千條瀑布繁。自是老僧饒佛力。杖頭撥處起靈源。

烟霞文字本關情。袍笏山林味總清。兩兩鳳凰天外叫。人間

小鳥更無聲。

法海寺訪仁公

昔年曾此摘蘋婆。石逕欹危挽綠蘿。金碧頓成新法界。惜他荒朴轉無多。

參差樓殿密遮山。鴉雀無聲樹影閒。門外秋風敲落葉。錯疑人叩紫金鐶。

樹滿空山葉滿廊。袈裟吹透北風涼。不知多少秋滋味。卷起湘簾問夕陽。

同起林上人重訪仁公

幾日不相見。作詩盈一囊。立殘雲外漏。銷盡定中香。雨歇四天碧。風高秋稼黃。可應歌擊壤。更爲繼陶唐。

賓主吟聲合。幽窗夜火然。風鈴如欲語。樹鶴不成眠。月轉山沉霧。花深鳥入煙。朝霞鋪滿徑。裁取作蠻牋。

勝地前朝闢。青山帝主情。莫教輕一物。可待報他生。齋粥分天庾。盤蔬列貢罌。秋風滿松壑。幽梵曉來清。

山中夜坐再陪起上人作

人語山上煙。月出秋樹底。清光射玲瓏。峭壁澄寒水。棲鳥見其腹。歷歷明可指。秋蟲草際鳴。切切哀不已。禪心冷欲冰。詩懷淡彌旨。吟成無牋麻。書上破窗紙。

頑奴倦烹茶。湯沸火已滅。冷然酌秋泉。心肺總寒洌。叢花夜露滋。細媚石上茁。老榥恃氣力。排風骨正折。坐久月當中。寒光射毛髮。不但飲秋泉。此心何得熱。

晨起望諸山。煙嵐漭漲塞。陽烏初出海。氣弱不得力。墨雲横亙天。稺霞斂頳色。重帛那禁寒。擁衾坐巖前。露重如小雨。徑危滑難陟。酸棗垂纍纍。瓜果蔓寒棘。招手謂山烏。與爾得飽食。詩成令我寫。寫就復塗抹。骨脈微參差。有愛忍心割。未得如抽繭。鍼尖隱毛褐。既得如尸解。蜣螂忽蟬脫。主人門外來。詩才日豪闊。遲疾各性情。維余氣先奪。

贈圖牧山 諱清格

我訪圖牧山。步出沙窩門。臃腫百本樹。斷續千丈垣。野廟包其中。蹣跚僧灌園。僮奴數十家。雞犬自成邨。青鞵踏曉露。小閣延朝暾。烹茶亦已熟。洗盞猶細捫。平生書畫意。絕口不一言。江南渺音耗。不知君尚存。頳書千萬幅。相與寄南轅。

又贈牧山

十日不能下一筆。閉門靜坐秋蕭瑟。忽然興至風雨來。筆飛墨走精靈出。小草小蟲意微妙。古石古雲氣奔逸。字作神禹鐘鼎文。雜以蝌蚪點濃漆。恠迂荒幻性所鍾。妥貼細膩學之謐。訪君古樹荒墳邊。葉凋草硬霜凜栗。一醉十日亦不辭。蘆溝歸馬催人疾。揚州老僧文思最念君。一紙寄之勝千鎰。

送都轉運盧公 諱見曾

揚州自古風流地。惟有當官不自怡。鹽筴米囊銷歲月。崖花澗鳥避旌旗。一從吏議三年謫。得賦淮南百首詩。那把青鞵踏隋苑。壺漿獻出野田兒。

清詞頗似王摩詰。復以精華學杜陵。吟撼夜窗秋紙破。思凝

寒澗曉星澄。樓頭古瓦疎桐雨。牆外清歌畫舫燈。歷盡悲歡並喧寂。心絲裊入碧雲層。

塵埃吹去又生塵。汨盡英雄爲要津。世外煙霞負漁釣。胸中寵利愧君臣。去毛折項葫蘆熟。豁齒蓬頭婢僕眞。兩世君家有清德。即今風雅繼先民。

何限鷦鸞供奉班。慙予引對又空還。舊詩燒盡重謄藁。破屋修成好住山。自寫簪花教幼婦。閒拈玉笛引雙鬟。吹噓更不勞前輩。從此江南一梗頑。

李氏小園

小園十畝寬。落落數間屋。春草無穢滋。寒花有餘馥。閉户養老母。拮据市粱肉。大兒執鸞刀。縷縷切紅玉。次兒拾柴薪。細

火煨陸續。煙飄荳架青。香透疎籬竹。貧家滋味薄。得此當鼎餗。弟兄何所餐。宵來母賸粥。

晨起縫破衣。鍼線不成行。母年七十四。眼昏手又僵。裝綿苦欲厚。用線苦欲長。綫長衣縫緊。綿厚耐雪霜。裝成令兒暖。母衣單薄涼。不衣逆母懷。衣之情內傷。

兒病母煮藥。老淚滴爐灰。幾死復得活。爲母而再來。終養理之順。哭兒情至哀。老天有矜憐。復使歸母懷。

兄起掃黃葉。弟起烹秋茶。明星猶在樹。爛爛天東霞。杯用宣德甆。壺用宜興砂。器物非金玉。品潔自生華。蟲遊滿院涼。露濃敗蔕瓜。秋花發冷豔。點綴枯籬笆。閑户成羲皇。古意何其賒。

野老

輸罷官租不入城。秋風社酒各言情。明年二月逢春閏。細雨長隄看耦耕。

贈金農

亂髮團成字。深山鑿出詩。不須論骨髓。誰得學其皮。

細君

爲折桃花屋角枝。紅裙飄惹綠楊絲。無端又坐青莎上。遠遠張機捕雀兒。

雨中

終日苦應酬。連陰得閑門。清涼滿心肺。草木向我言。新竹倚屋簷。綠沁窗紙昏。梁燕坐不出。蝸牛滿苔痕。犬跡踏沙軟。躡屐恐泥翻。廻廊足散步。把書行且溫。家釀亦已熟。呼僮傾盎

盆。小婦便爲客。紅袖對金尊。

平山宴集詩　爲進士王元衡作

閒雲拍拍水悠悠。樹繞春城燕繞樓。買盡煙花消盡恨。風流無奈是揚州。

春風細雨雷塘路。旭日明霞六一祠。江上落花三十里。令人愁殺冷胭脂。

江東豪客典春衫。綺席金尊索笑談。臨上馬時還送酒。寒鴉落日滿淮南。

野花紅艷美人魂。吐出荒山冷墓門。多少隋家舊宮怨。珮環聲在夕陽邨。

贈梁魏金國手

坐我大樹下。秋風飄白髭。朗朗神仙人。閉息斂光儀。小婦竊窺廊。紅裊颺疎籬。黃精煨正熟。長跪奉進之。食罷仍閉目。鼻息細如絲。夕影上樹杪。落葉滿身吹。機心付氷釋。靜脉無橫馳。養生有大道。不獨觀奕碁。

骨董

末世好骨董。甘爲人所欺。千金買書畫。百金爲裝池。缺角古玉印。銅章盤龜螭。烏几研銅雀。象牀燒金猊。一杯一尊斝。按圖辨欵儀。鈎深索遠求。到老如狂癡。骨肉起訟獄。朋友生猜疑。方其富貴日。價直千萬奇。及其貧賤來。不足換餅餈。我有大古罏。世人苦不知。伏羲畫八卦。文周孔繫辭。洛書著洪範。夏禹傳商箕。東山七月篇。斑駁何陸離。是皆上古物。三代即

次之。不用一錢買滿架堆離披。乃其最下者。韓文李杜詩。用以養德行。壽考百歲期用以治天下。百族歸淳熙。大古不肯好。逐逐流俗爲。東家宣德爐。西家成化甕。盲人寶陋物。惟下愚不移。

逢客入都寄勗宗上人口號

汝到京師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禪關。爲言九月吾來住。檢點白雲房半間。

貧士

貧士多窘艱。夜起披羅幃。徘徊立庭樹。皎月墮晨輝。念我故人好。謀告當無違。出門氣頗壯。半道神已微。相遇作冷語。吞話還來歸。歸來對妻子。局促無儀威。誰知相慰藉。脫簪典舊

衣。入厨然破釜。烟光凝朝暉。盤中宿果餅。分餉諸兒饑。待我富貴来。鬚鬓短且稀。莫以新花枝。誚此靡蕪非。

行路難三首

天明始覺滿身霜。抖擻征衫曳馬韁。茅店煖烟噓冷面。躭人朝日出林塘。

關山老馬怯馳驅。幼僕而今作壯夫。萬里功名何處是。猶將青鏡看髭鬚。

紅帖糊門挂栢枝。東風馬上過年時。一杯濁酒家千里。逆旅多情送餅餈。

又一首仍用前起句

天明始覺滿身霜。日出繞伸十指僵。山色半青還半霧。馬頭

紅葉是何莊。

廣陵曲

隋皇只愛江都死。袁孃泪斷紅珠子。玉勾斜土化爲烟。散入東風豔桃李。樓上摘星攀夜天。斗珠灼灼齊人肩。靁塘水光四更白。月痕斜出吳山尖。曉閣涼雲笛聲瘦。碎鼓點花撒秋豆。長夜歡娛日出眠。揚州自古無清晝。

秦宮詩後長吉作

方遮四角燒豔香。酒闌妓合燈煌煌。金輿翠幰貴人散。只有秦宮入畫堂。南堂夫人賜金兕。北堂相公同繡被。未識歡哥一片心。平分偏向知何寄。內寵外寵重復重。晝有微眠夜無寐。自古溫花蕩雨風。海棠不得辭憔悴。天生桀黠奴非衆。桀

軟嫣憨復驍勇。鳷鵲承明百尺墻。斗上平翻燕赤鳳。

范縣呈姚太守諱與滇

落落漠漠何所營。蕭蕭澹澹自為情。十年不肯由科甲。老去無聊挂姓名。布襪青鞵為長吏。白榆文杏種春城。幾回大府来相問。隴上閒眠看耦耕。

塞下曲三首

天遠山空塞草長。太平羽獵出漁陽。少年馬上談詩事。一種風流夾莽蒼。

萬幛千山落日多。將軍獵罷選清歌。胡姬醉舞雙紅袖。笑指黃羊挂駱駝。

洗盡寒酸舊筆頭。十年關塞覓封侯。臂鷹躍馬黃皮袴。射得

豐狐作短裘。

村居

霧樹溟濛叫亂鵶。濕雲初變早來霞。東風已綠先春草。細雨猶寒後夜花。村艇隔烟呼鴨鶩。酒家依岸扎籬笆。深居久矣忘塵世。莫遣江聲入遠沙。

懷無方上人

初識上人在西江。廬山細瀑鳴秋窗。後遇上人入燕趙。甕山古屺埋荒廟。今君聞住孝兒營。亂石寒雲補棘荆。別築岩前數間屋。繪圖招我同歸耕。伊昔茅棚晒秋藥。我混屠沽君種作。推墮蹇驢邨市中。笑而不怒心寥廓。嗟我近事如來戕。爪牙惡吏相推排。不知喜怒為何事。夜夢跼蹐朝喧豗。一年一

年逐留滯。徒使高人笑疣贅。我已心魂傍尔飛。来歲不歸有如水。

懷程羽宸　余江湖落拓數十年。惟程三子鵷奉千金爲壽。一洗窮愁。羽宸是其表字。

世人開口易千金。畢竟千金結客心。自遇西江程子鵷。掃開寒霧到如今。

十載音書過不通。蓼花洲上有西風。傳来似有非常信。幾夜酸辛屢夢公。

渡江

海日出復没。江光紫而冷。風平浩浩波。飈定亭亭影。瓜步淼然去。北固蒼翠耿。未暇遊金焦。先寓象山嶺。

招隱寺訪舊五首

江鳥喚朝興。山中訪舊僧。遇泉先解渴。濟勝漫誇能。十里樹中曲。半樓天外凭。上方應遠在。小歇更攀登。

沃水先清面。除煩更削爪。客真無禮數。僧亦去袈裟。竹榻斜支枕。苔窗臥看花。來朝好風日。細細探烟霞。

禪房精筆硯。窗又碧紗糊。吮墨情溫細。論詩味澹腴。茶槍新摘蕋。蓮露旋収珠。小盏烹涓滴。青光淺淺浮。

俯瞰僧歸寺。微茫蟻附階。過橋疑入澗。轉樹忽登崖。碧綠新筐果。輕黃舊草鞵。林深天欲暮。風起作陰霾。

樓有高於樹。樹更過於樓。上下扶藴碧。陰晴戶闔幽。鳥聲人語護。花氣日光遒。五月山秋逼。僧衣果作裘。

雲

濃雲風不動。薄靄片時過。澤小含烟少。山深吐氣多。瀰漫遮大塊。輕弱赴微波。愛巧嫌癡重。人情可奈何。

乳母詩

乳母費氏。先祖母蔡太孺人之侍婢也。燮四歲失母。育于費氏。時值歲飢。費自食于外。服勞于內。每晨起負燮入市中。以一錢市一餅置燮手。然後治他事。間有魚飧瓜菓。必先食燮。然後夫妻子母可得食也。數年費益不支。其夫謀去。乳母不敢言。然長帶淚痕。日取太孺人舊衣溅洗補綴。汲水盈缸滿甕。又買薪數十束積竈下。不數日竟去矣。燮晨入其室。空空然。見破牀敗几縱橫。視其竈猶温。有飯

一齏菜一盂。藏釜內。即常所飼燮者也。燮痛哭。竟亦不能食矣。沒三年。來歸侍太孺人。撫燮倍摯。又三十四年而卒。壽七十有六。方來歸之明年。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屢迎養之。卒不去。以太孺人及燮故。燮成進士。乃喜曰。吾撫幼主成名。兒子作八品官。復何恨。遂以無疾終。

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長恨富貴遲。遂令慚恧久。黃泉路迂濶。白髮人老醜。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

白門楊栁花

白門楊栁花飄飄。陌上遊人互見招。明璫翠袖車中手。錦帶彎弓馬上腰。少年何必曾相識。好鳥名花天下惜。妾住青樓第幾家。映門桃栁方連刻。家有水亭新綠荷。東風不大生微波。

願得晴明好天氣。郎來倚檻流清歌。郎意温勤自安安。郎情恍薄誰關鎖。陌上遊人盡愛儂。儂得郎憐然後可。

長干女兒

長干女兒年十四。春遊偶過南朝寺。髩髮纖鬆拜佛遲。低頭墮下金釵翠。寺裏遊人最少年。閒行拾得翠花鈿。送還不識誰家物。幾嗅香風立悵然。

長干里

墻裏花開墻外見。籬門半覆垂楊綫。門外春流一派清。青山立在門當面。老子栽花百種多。清晨擔賣下前坡。三間古屋無兒女。換得鮮魚供阿婆。繰絲織繡家家事。金鳳銀龍貢天子。花樣新添一綫雲。舊機不用西湖水。機上男兒百巧民。单

衫布褐不遮身。中原百歲無爭戰。免荷干戈敢怨貧。

比蛇

粵中有蛇。好與人比較長短。勝則囓人。不勝則自死。然必面令人見。不暗比也。山行見者。以傘具上冲。蛇不勝而死。好向人間較短長。截岡要路出林塘。縱然身死猶遺直。不是偷從背後量。

脆蛇

是蛇易斷易續。能治病。無毒。土人以竹筒誘入塞之。焙以爲藥。

爲製人間妙藥方。竹筒深鎖掛枯墻。剪屠有毒翻無毒。究竟身從何處藏。

紹興

丞相紛紛詔勅多。紹興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宿光明殿贈婁真人 諱近垣

老聃莊列人中仙。未聞白晝升青天。五千妙義南華詮。虛靜恬澹返自然。秦皇漢武心如烟。騰空飄幻無涯邊。茂陵樹接驪山阡。牧羊奴子來燒煎。金丹服食促壽年。元和大歷無愚賢。我朝力掃諸從前。踢翻藥竈流丹鉛。真人應運來翩翩。神清氣朗心靜專。渾融天地爲方圓。出入仁義恢經權。藏和納粹歸心田。有何燒鍊丹磨研。有何解脫尸蛇蟬。我來古殿夜宿眠。銀龍金索搖星躔。雕闌玉砌朝露鮮。名花異草相綿連。費民千

百萬金錢。有明事業諸所傳。真人假寓心棄捐。毀之重勞姑置焉。天子曰俞耶取便。匪令逐逐還沾沾。富而教之王政全。萬國壽命同修延。

破衲爲從祖福國上人作

衲衣何日破。四十有餘年。白首仍縫綻。青春已結穿。透涼經夏好。等絮入秋便。故友無如此。相看互有憐。

贈勗宗上人三首

罨畫溪邊髻尚髽。便拈荷葉作袈裟。一條水牯斜陽外。種得山頭十畝霞。

髯公美似晉司空。謂青崖老人識取雲間紫氣濃。手把干將日磨淬。匣中抽出秋芙蓉。

詩清雲淡兩無心。人自青春韻自深。好待菊花重九後。萬山紅葉冷相參。

山中臥雪呈青崖老人

一夜西風雪滿山。老僧留客不開關。銀沙萬里無來跡。犬吠一聲村落閒。

將之范縣拜辭紫瓊崖主人

紅杏花開應教頻。東風吹動馬頭塵。闌干苜蓿嘗來少。琬琰詩篇捧去新。莫以梁園留賦客。須教七月課豳民。我朝開國于今烈。文武成康四聖人。

紫瓊崖主人送板橋鄭燮爲范縣令

萬丈才華繡不如。銅章新拜五雲書。朝廷今得鳴琴牧。

江漢應門問字居。四廓桃花春雨後。一缸竹葉夜凉初。屋梁落月吟瓊樹。驛遞詩筒莫遣疏。

僧壁題張太史畫松諱鵬冲

畫背所揭紙。案頭已敗筆。僧房坐無聊。偶然作松骨。松毛無幾許。松幹頗鬱屴。虬龍挺僵瘦。偷蚍欻出沒。輕雲澹欲無。奔雷怒將擊。想當無意中。情神乍飄忽。傍無指授人。令作何體格。胸無成見拘。摹擬反自失。魯公坐位帖。要以草藁得。我昔未嘗見。僧粘在破壁。及經驚歎奇。千求不我錫。此紙立即破。裝潢事孔急。吾求不汝強。汝當眞愛惜。

板橋詩鈔　范縣作

興化鄭燮克柔氏

音布

昔予老友音五哥。書法峭崛含阿那。筆鋒下插九地裂。精氣上与雲霄摩。陶顏鑄柳近歐薛。排黃鑠蔡淩顛坡。墨汁長傾四五斗。殘豪可載數駱駝。時〻作草恣怪變。江翻龍怒魚騰梭。與予飲酒意

靜重。討論人物無偏陂。衆人皆言酒失大。予孰不信嗔僞訛。大致蕭蕭疋風範。細端瑣碎寧爲苛。鄉里小兒暴得志。好論家世談甲科。意生不顧輒嚏唾。至親戚屬相矛戈。遍老遍窮遍怫鬱。屢躓屢仆成蹉跎。草去秀才充騎卒。老兵健校相遮羅。摩呼先生拜于地。坐酒大肉排青莎。意生瞪目大歡笑。狂鯨一吸空千波。醉來索筆索絹

墨。一揮百幅成江河。羣爭衆奪若拱璧。無知反得珍愛多。昨遇老兵劉窮餓。頗以賣字温釜鍋。談及音生舊時事。頓足歎恨雙淚滂沱。天與才人好花樣。如此行狀應不磨。嗟予作詩非寫怨。所願逝矣將如何。世上才華六不盡。慎勿咤叱為幺魔。此等自非公輔器。山林點綴雲霞窩。泰岱嵩華自五岳。豈無別嶺高嵯峨。大書卷帙告

諸冊。書羅莊、騷浩歌。

范縣

四五十家負郭民。落花廳事淨無塵。苦蕎麥把隣僧送。禿袖鶉衣小吏貧。尚有隱幽難盡燭。何曾頑梗竟能馴。縣門一尺情猶隔。況是君門隔紫宸。

寄題東郡焚詩二十八字

聞說東郡萬首詩。一時燒去更無遺。板

樵居士重饒舌。詩到煩君併火之。

寄指哥

十五娉婷嫣可憐、渠言少四三年。宦囊蕭瑟音書薄。略寄指哥買粉錢。

懷揚州舊居 即李氏小園賣花翁汪影舟所築

樓上佳人架上書。燭光微冷月來初。偷開繡帳看雲鬢。擘斷牙籤拂蠹魚。謝傅青山為院落。隋家芳艸入園蔬。思鄉懷古兼傷

暮。江雨江花爾自如。

感懷

歌舞樓頭暮影催。雪霜門戶豔陽迴。蘇秦六國都丞相。羅隱西湖老秀才。游說寂寥齊市哭。文章光怪越山開。分明一匹夗央錦。玉剪金刀請自裁。

送陳坤秀才入都

天台才子侯嘉璠。與予京師飲國西華門。開

懷吸盡玉泉水。雙手拔斷西山根。是時長安新晴九陌淨。月光爛爛升銀盆。長風飄天片雲邈。銀臺萬樹含烟翻。踈星遠火動芳園。沙細浪酷似江南郵。是後相逢廣陵道。予正肩舁入烟島。左竿一壺酒。右竿一尾魚。烹魚煮酒恣談讌。道傍便借村人居。飲罷茫茫又分去。君從何處得此虞生書。虞生不妄許與人。滇池洱海寧為親。憐君書青淒有

古意。歷落不顧時賢嗔。贈詩贈字指君踖。要窺北闕排門陳。范州知縣亦何幸。迴車枉駕來沙塵。紫城古柳夕陽瘦。長隄嗥犬秋墳新。此去京師一千里。十日可到渾河津。薄酒寒茶飯糊糲。對人慎勿羞吾貧。京師有僧介庵子。是爾滇南舊閭里。書灋晶瑩秀且清。龝蘭挺拔春桃紫。君往從之必有倚。況兼古碑舊帖藏冣多。縱橫觀之疑問彼。問君此去胡為

乎。功名富貴良難圖。惟有文章卅公範。右渠天祿開通渠。觀君運腕頗有力。柔軟妥貼須工夫。莫辭長跪晉泥地。箋紙片字明月珠。書法鉅公之老在。法華廣主梁函湖。法華主張公照 梁函湖韓詩正

鄂公子左遲諱答安

仲子空殘嘔血。鄂君原不求名。草去東宮詹事。來充國子先生。

十日菊

十日菊花看更黃。破籬笆外鬥秋霜。不妨更看十餘日。避得暖風禁得涼。

縣中小皂隸有似故僕王鳳者每見之黯然

喝道前行忽掉頭。風情疑是舊從遊。問渠了得三生恨。細雨空齋好說愁。

口輔依然性亦溫。差他吮筆墨花痕。可憐三載渾無夢。今日輿前遠逅魂。

小印青田寸許長。抄書留得舊文章。縱然面上三分似。豈有胸中百卷藏。

乍見心驚意便親。高飛遠竄未依人。楚王幽夢年年斷。錯把衣冠認舊臣。

喝衜

喝道排衙嬾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塗進。慚愧邨愚百姓心。

范縣詩

十畝種棗。五畝種梨。胡桃頻婆。沙果柿椑。春花淡宕。秋實離離。十月霜紅。勁果垂枝。爭榮謝拙。韞采于斯。消煩解渴。拯疾療飢。桑下青梯。桑上有女。不見其人。葉紛如雨。小妹提籠。小弟邀風。掇彼桑葚。青澁赤紅。既養我蠶。無市我繭。杼柚在堂。絲縈在撚。暖老憐童。毳風裁翦。

維蒿維蕨。蔬百其名。維筐維榼。百蔬其情。蒲

桃在井。蘐艸在坪。害花侵縣。麥浪平城。小蟲赤翅。窈窕厥聲。哀呼老趙。望食延頸。

范以黃口為小蟲以啣食哺雛者為老趙

臭麥一區。飢雞弗顧。甜瓜五色。美于甘瓠。結草為菴。扶翳遠樹。苜蓿綿芊。蕎花錦亙。三豆為上。小豆斯附。緑質黑皮。匀圓如注。

范有臭麥成熟後則不臭黃黑菉為三豆為大豆餘俱小豆黑豆而骨青者最貴

鵞為鳥長。率游于池。悠悠遠岸。漠漠楊絲。人牛

晝臥。高樹蔭〻。赤日不到。清風來獻。斗斯鉅矣。三登其一。尺斯廣矣。十加其七。豆區權衡。不官而質。田無埂隴。畝無侵軼。尔種爾黍。我穫我稷。丈之以弓。盈之以尺。

黍稷翼〻。以蔥以鬱。黍稷栗〻。以實以積。九月穤花。僱役還家。腰鐮背穀。脚露肩霞。遙指我屋。思見我婦。一縷晨烟。隔于深樹。牽衣獻果。幼兒識父。

錢十其貫。布兩其端。四十聘婦。我家實寡。亦有勝郎。童兒女孫。十五而聘。十七而昏。菀枯異勢。造化無根。我欲望天。我實戴盆。六十措傭。不識妻所。篝燈昇綵。終身為走奔。

驢騾馬牛羊。滙賣斯為集。或用二五八。或以一四七。期日長吏出收租。借問民苦疾。老人不識官。扶杖拜且泣。官差分所應。吏擾竟何極。最畏硃標籤。請君慎點筆。貪者三其租。廉者五其息。即此悟官箴。恬退

亦多浔。

朝歌在北。濮水在南。維茲范邑。匯滛匯婁。陶堯孫子。劉累庶枝。自昇祖于會。衍丗于茲。娓娓斤斤。唐風所龡。鑿鑿力力。物土之宜。

絕句二十一首

高鳳翰

號西園。膠州秀才。薦舉為海陵督灞長。工詩畫。尤善印篆。病痿後。用左臂書畫更奇。

西園左筆壽門書。海內朋交索向余。短札長箋都去盡。老夫贗作亦無餘。

圖清格

號牧山。滿洲人。部郎。善畫。學石濤和尚。

孏向人間作畫師。朋淳山下牧羊兒。崖前古廟新泥壁。墨竹臨風寫一枝。

李鱓

號復堂。興化人。孝廉。供奉內廷。後為滕

縣令。畫筆工絕。蔣相公高司寇弟子

兩榜科名一貶官。蕭蕭華髮鏡中寒。回頭痛哭仁皇帝。長把靈龢柳色看。

蓮峰 杭州詩僧雍正間賜紫

鐵索三條解上都。君王早爲白寃誣。他年寫入高僧傳。一段風波好畫圖。

傅雯

字凱亭。閬陽布衣。工指頭畫。濤且困先生。

長作諸王座上賓。依然委巷一窮民。年年賣畫春風乍。凍手胭脂染不勻。

潘西鳳

字桐岡。人呼為老桐。新昌人。精刻竹。溧陽仲謙以後一人。

年年為恨詩書累。處處逢人勸讀書。試看潘郎精刻竹。胸無萬卷待何如。

孫峩山前輩

諱勷。德州人。進士。通政司右通。文章滿天下。子孫科甲無算。先生泊如也。

屢勸諸兒莫做官。立官難更立身難。一門自有千秋業。萬石高風國史看。

黃慎

字恭懋。號癭瓢。七閩老畫師。

愛看古廟破苔痕。慣寫荒崖亂樹根。畫到情神飄没處。更無真相有真魂。

邊維祺

字頤公。一字畫民。山陽秀才。工畫雁。

畫雁分明見雁鳴。綀緗颯〻荻蘆聲。筆頭何限秋風冷。盡是關山離別情。

李鍇

字梅山。又號豸青山人。索相子壻也。極博工詩。遼東世冑。

落魄王孫豸青。文章無命〻無靈。畫風吹泣

平津閣。何處重尋孔雀屏。

郭沅

字南江。揚州人。孝廉。工制藝。

點染詩書萬卷開。丹黃如繡墨如苔。客來相對無言說。文弱書生小秀才。

音布

字聞遠。長白山人。善書。

柳板棺材盖破袪。紙錢蕭淡挂轜車。森羅未是

無情地。或恐知人就索書。

沈鳳

字凡民。江陰人。盱眙縣令。王篛林太史門生。工篆刻。

政績優游便出奇。不須峭削合時宜。良苗也怕驚雷電。扇得和風好好龡。

周景柱

字西擎。遂安人。孝廉。由內閣中書為潮州

府丞。工書法。

曾約嚴灘去釣魚。春風江上草爲廬。如何万里無

消耗。君屈衙官我簿書。

董偉業

字耻夫。號廠江。瀋陽人。流寓甘泉。佐揚州竹

枝詞九十九首。

百首新詩號竹枝。前朋原有艷妖詞。拿來方許稱

完璧。小楷抄謄秘秘隨。

保祿

字雨亭。滿洲筆帖式。遇于江西撫大師家。贈詩云。西江馬大士。南國鄭都官。曾把都官目板橋。心知誑哄又虛驕。撫方去後南山遠。酒店春旗何處招。

伊福納

字兼五。姓那拉。滿洲人。進士。户部郎中。工詩。

紅樹年年只報秋。西山歲歲想同遊。枯僧去盡

沙彌换誰識當時兩黑頭。

申甫

號笏山。關中人。孝廉。工詩。

男兒須賙百千期。眼底微名豈足奇。料得邛枯

青石爛。天涯淌誦笏山詩。

杭世駿

字大宗。號堇浦。杭州人。工詩。舉鴻博。授翰林

苑編修。

門外青山海上孤。階前春草夢中癯。宦情不及閒情熱。一夜心飛入鑑湖。

方超肰

字蘇臺。淳安人。工書。為鹽塲大使。

蠅頭小楷太勻停。長恐工書損性靈。急限乘牋三百幅。宦中新製錦圍屏。

金司農

字壽門。錢唐人。博物工詩。舉鴻博不就。

九尺珊瑚照乘珠。紫髯碧眼號商胡。銀河若問支機石。還讓中原老匹夫。

凡大人先生。載之國書。傳之左右史。而星散落拓之輩。名位不高。各懷絶藝。湮沒失傳。故以二十八字標其梗槩。

義山先生素不應在是列。業已所愛。遂不能自已。

南朝

昔人謂陳後主隋煬帝作翰林。自是當家本色。樊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為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尋常眼孔中也。

舞榭歌樓蕩子家。騷人落拓借攄遮。如何冕藻山龍客。苦戀溫柔旖旎花。紅豆有情傳夢寐。青春無賴鬪烟霞。風流不是君王派。請入雞林謝翠華。

歷覽三首

歷覽名臣與佞臣。讀書同慕古賢人。烏紗略戴心情變。黃閣旋登面目新。翻笑腐儒何寂寂。可憐此味太津津。勸君莫作閒居賦。潘岳終須負老親。

歷覽冰山遍眼傾。眼前崒嵂有誰爭。三千羅綺傳宮粉。十万貔貅擁禁兵。白髮更饒門戶計。黃金先買史書名。焚香痛哭龍門叟。一字何曾誑後生。

歷覽前朝史筆殊。英才多少受冤誣。一人著述千

人改。百日辛勤一日塗。忌諱本來無革削。乞求何得有褒誅。唯餘遼口文堪讀。惆悵新添者也乎。

有年

槐影鴉聲晝漏稀。了除案牘吏人歸。拈來舊稿花前改。種得新蔬雨後肥。小院烏童調駿馬。畫樓纖手疊朝衣。岡陵未足酬恩造。大有書年報紫微。

立朝

立朝何必無纖過。要在聞而遽改之。千古怙終緣

寵戀。問君戀得幾多時。

君臣

君是天公辦事人。吾曹臣下二三臣。兢兢奉若穹蒼意。莫待雷霆始認真。

詠史

蠭起狐鳴幾輩曹。是真天子歷羣豪。何須傀儡諸龍種。拜冕垂旒贈一刀。

天位由來自有真。不須剗削舊松筠。漢家子弟幽囚

在。王莽猶非極惡人。

二生詩　宋緯劉連登茫縣秀才

腐史湘騷問或更。衙齋風雨見高情。也知貧病渾無措。不敢分錢惱二生。

懷李三解

耕田便爾牽牛去。作画依然弄筆来。一領破蓑雲外掛。半張陳紙酒中裁。青春在眼童心熱。白髮盈眉壯志灰。惟有尊鱸堪漫喫。下官亦為嘆魚回。

待買田莊然後歸。此生無分到荊扉。借君十畝堪栽秫。賃我三間好下幃。柳綫軟拖波細細。秧針青惹燕飛忙。夢中長與先生會。草閣南津舊釣磯。

秋荷

秋荷獨後時。搖落見風姿。無力爭先發。非因後出奇。

平陰道上

關河夜雨。車馬晨征。蕭蕭日出。蕩蕩波平。山城樹碧。古戍花明。雲隨馬足。風送車聲。漁者以漁。耕者以耕。

高原婦饁。墟落雞鳴。帝王之業。野人之情。

止足

年過五十。得免孩埋。情怡慮澹。歳月方來。彈丸小邑。稱足非才。日高猶臥。夜戸長開。年豐日永。波澹雲迴。鳥戲聲樂。牛馬群諧。訟庭花落。掃積成堆。時々作畫。亂石秋苔。時々作字。古與媚皆。時々作詩。寫樂鳴哀。閨中少婦。好樂無猜。花下青童。慧黠適懷。圖書在屋。芳草盈階。晝食一肉。有飲數杯。

有後無後。聽已焉哉。

七夕

天上人間盡苦辛。飛橋斜度水粼粼。一年一會多離隔。好把牛郎覷得真。

漏盡星飛頃別離。細將長夜說相思。明年又有新愁恨。不得重提舊怨詞。

孤兒行

孤兒躑躅行。低頭屏息。不敢揚聲。阿叔坐堂上。叔母

臉厲秋錚ゝ。　阿叔不念兄。叔母不念嫂。不記瘦嫂
病危篤。枕上叩頭。孤兒幼小。立喚孤兒跪床前拜倒。拭
淚諾ゝ。孤兒是保。　嬌兒坐堂上。孤兒走堂下。嬌兒
食粱肉。孤兒兢ゝ捧盤盂。恐傾跌。受笞罵。朝出汲
水。暮莝芻養馬。莝芻傷指。血流瀉ゝ。孤兒不敢
言痛。阿叔不顧視。但詈死去兄嫂。生此無能者。　嬌
兒著紫裘。孤兒著破衣。嬌兒騎馬出。孤兒倚門
扉。舉頭望ゝ。掩淚來歸。　晝食廚下。夜臥薪

草房。豪奴丽僕。食餘棄骨。孤兒拾齧。并遺賸羹湯。食罷濯盤浴釜。諸奴樹下臥涼。　老僕不分涕泣。罵諸奴骨輕肉重。乃敢凌幼主。高賤軀。阿竔阿姆聞知。閉房悄坐。氣不得蘇。終然不念煢煢孤。　老僕攜紙錢。出哭孤兒父母。頭觸墳樕。淚溍墳土。當初一塊肉。羅綺包裹。今日受煎苦。墓樕蕭蕭。夕陽黃瘦。幽風夜雨。

後孤兒行

十歲喪父。十六喪母。孤兒有婦翁。珠玉金錢付其手。蒲

葦繫盤石。可以卒長久。纔不敝他人兒。寧不爲阿女守。
大〻翁。得錢歸。鼠心狼肺。側目吞肥。千謀萬算伏危機。
姥曰不可。翁曰不然。令孤兒汲水大江邊。失足落江水。
隣救得活全。大〻聞知復活。不謝隣舍。中心悵然。　朝不
與食。暮不与栖止。孤兒蕩〻無倚。乞求餐飯。旬日
不返。外父外母不問。昌論生死。　夜宿壄廟。荒葦茫〻。
聞人笑語。漸見燈光。綠林君子。勸令把火隨行。孤兒不敢
不聽從強梁。　事發賊得。累及孤兒。賊白冤故。官亦

廉知。丈丈辣心毒手。惡力買告。令誣涅與賊同歸。函月慘慘。羣盜就戮。顧此孤兒。肌如瑩玉。不恨已死。痛孤寃毒。行刑人淚相續。

題陳孟周詞後

陳孟周。聾人也。聞予填詞。問其調。予爲誦大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首。不數日。卽爲其友人填二詞。亦用憶秦娥調。其詞曰。光陰瀉。萅風。記得萅開夜。萅開後。明珠雙贈。相逢未嫁。

簾昔明月如鉤掛。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何時了青緣。不若無緣好。無緣好。怎生禁得多情。自小重逢。都覓同生卅。相思未創抱冤藁。抱魂稿。月雖無恨。天何不老。予聞而驚歎。逢人便誦。咸曰青蓮自不可及。李后主辛稼軒何多讓矣。拙詞近數百首。因愧陳作。遂不復存。

圓嶠仙人海上飛。吸風飲露不言歸。偶然唾墨成涓

湆。化作靈雲入少微。

世間覓覓可憐情。冷雨淒風作怨聲。此調再使黃壤去。癡魂何日出愁城。

署中示舍弟墨

學詩不成。去而學寫。學寫不成。去而學畫。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免謁當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風。所無車馬。四十科名。五十旂旌。小城荒邑。十萬編氓。何養何教。通性達情。何興何癈。務實辭名。一

行不當。百慮難更。少予失教。躁率易輕。水哀火熾。老更不平。日有悔吝。終夜屏營。妻孥綺縠。童僕輿羨。何功何德。以安以榮。若不速去。禍患叢生。李三復堂華精墨妙。予為蘭竹。家數小〻。亦有苦心。卌年探討。速裝我硯。速攜我稿。賣画揚州。與李同老。詩學三人。老瞞与焉。少陵為後。姬旦為先。字學漢魏。崔蔡鍾繇。古碑斷碣。刻意搜求。維茲三事。屋舍田疇。宦貧何畏。宦富可慚。即此言歸。有羸不匱。人不擁尤。鬼無瞰祟。

吾既不貪。尔亦無恚。需則失時。決乃云智。

破屋

廨破墻仍缺。隣雞喔〻來。庭花開扁豆。門子臥穐苔。畫鼓斜陽冷。虗廊落葉迴。掃階緣宴客。翻惹燕鵶猜。

登范縣城東樓

獨上秋城望。高樓出曉烟。西風漳鄴水。旭日魯鄒天。過客荒無館。供官薄有田。時平兼地僻。何況又豐年。

姑惡

古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可謂忠厚之至。得三百篇遺意矣。然為姑者。豈有悛悔哉。因復作一篇。極形其狀。以為激勸焉。

小婦年十二。辭家事翁姑。未知伉儷情。以哥呼阿夫。兩小各羞態。欲言先囁嚅。翁令處閨閣。織作新流蘇。姑令雜作苦。持刀入中廚。切肉不成塊。礧磈登盤盂。作羹不成味。酸辣無別殊。析薪纖手破。執熱十指枯。翁曰是幼小。教導當徐徐。姑曰幼不教。長大誰管拘。恃其桀傲性。

将欺頹老軀。恃其驕縱資。吾兒將伏蒲。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撻俱。五日無完衣。十日無完膚。吞聲向暗壁。啾唧微歎吁。姑云是詛咒。執杖持刀鋸。汝肉尚可切。頗肥未為癯。汝頭尚有髮。薅盡為秋壺。與汝不同生。汝活吾命殂。鴆盤老形貌。努目真兇屠。阿夫畧顧視。便嗔羞耻無。阿翁畧勸慰。便嗔昏老奴。隣舍畧探問。便嗔何與渠。嗟嗟貧家女。何不投江湖。江湖飽魚鱉。免受此毒荼。嗟哉天聽卑。豈不聞怨呼。人間為小婦。沉痛結冤

誣。飽食償一刀。願作牛羊豬。豈無父母来。洗泪飾歡娛。豈無兄弟問。忍痛稱姑卹。疤痕掩破襟。禿髮云病疎。一言及姑惡。生命無須臾。

邯鄲道上二首

銅臺南北又叢臺。泱漭塵沙泜水迴。咲武靈王無末路。愛廝養卒有英才。青山易老人長在。白髮無權志不灰。最是耳餘堪借鑑。千秋刎頸有疑猜。

仙館荒寒不見人。呂翁遺像滿埃塵。古碑剝蘚前文陋。

畫壁宮苔幻説新。幾處斷橋支破板。一溝折葦卧秋蘋。分明告我浮生事。伏枕何須夢假真。

漁家

賣得鮮魚百二錢。糴糧炊飯放歸船。拔來濕葦燒難著。晒在垂楊古岸邊。

小遊　贈杭州余省三

撇杭越。入姑蘇。吞震澤。藐西湖。錢塘之潮十里濶。盪以太湖波浪渾如栗。惠山買酒醉酩酊。金山腳踢成齏粉。別青寡寡古澹心。披衣散髮蕉崖

頂。半夜狂抦瘞寉銘。又更冷對文王鼎。大索揚州子見我。飄飄千里來山左。袖中力士百斤椎。開俗吏雙眉鎖。俗吏之俗亦可憐。爲君貸取百千錢。謁曲阜墓。觀嶧山刻。登泰山顛。尚有嘶風掃電之驥足。送君雲外飛歸。鞭君之小游畧如此。壯遊他日吾從爾。

江七姜七 名昱 名文載

揚州江七無書名。予獨愛其神骨清。歐陽體質褚性情。藐姑冰雪光瑩瑩。如臯姜七無畫名。予獨愛其堅

秀明。梧桐月夜仙娥娙。如聞歎息微々聲。畫中景二子才思原縱橫。二子學術原崢嶸。天南萬里諸髦英。倪首聽命無衡爭。板橋道人孫異行。昌羊別嗜顛倒傾。獨推書畫衆目瞠。尋諸至理還平々。廟堂著薦犧罰騂。二子應列丹刻楹。大章簫韶咸池鳴。景王無射休噌吰。即今別調鹹等笙。世間破裂琵琶箏。我來山左塵沙并。春風夜雨思喬鶯。窮達遇合何足營。望君刻苦孫邁征。江書姜畫懸臬棖。歐干十壁湘纏衡。或予謬鑑雙目盲。請呼老兎嗤傖。

板橋詩鈔　　濰縣刻

逃荒行

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賸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天荒虎不飢。肝人伺巖阻。豺狼白晝出。諸邨亂擊鼓。嗟予皮髮焦。骨斷折腰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不堪充虎餓。虎亦棄不取。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為他人撫。路婦有同伴。憐而與之乳。咽咽懷中

聲。吁吁口中語。似欲呼耶孃。言笑令人楚。千里山海關。萬里遼陽戍。嚴城囓夜星。村燈照秋滸。長橋浮水面。風號浪偏怒。欲渡不敢攖。橋滑足無屨。前牽復後曳。一跌不復舉。過橋歌古廟。聒耳聞鄉語。婦人叙親姻。男兒說門戶。歡言夜不眠。似欲忘愁苦。未明復起行。霞光影踽踽。邊墻漸以南。黃沙浩無宇。或云薛白衣。征遼從此去。或云隋煬皇。高麗拜雄武。初到若夙經。艱辛更談古。幸遇

新主人。區脫與眠處。長犁開古磧。春田耕細雨。字牧馬牛羊。斜陽谷量數。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還家行

死者葬沙漠。生者還舊鄉。遙聞齊魯郊。穀黍等人長。目營青岱雲。足辭遼海霜。拜墳一痛哭。永別無相望。春秋社燕雁。封淚遠寄將。歸來何所有。兀然空四牆。井蛙跳我竈。狐狸據我床。驅狐窒鼯鼠。掃逕

開堂皇。濕泥塗舊壁。嫩草覆新黃。桃花知我至。屋角舒紅芳。舊燕喜我歸。呢喃話空梁。蒲塘春水暖。飛出雙鴛鴦。念我故妻子。羈賣東南莊。聖恩許歸贖。攜錢負橐囊。其妻聞夫至。且喜且徬徨。大義歸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兒。抽刀割我腸。其兒知永絕。抱頸索我孃。墮地幾翻覆。淚面塗泥漿。上堂辭舅姑。舅姑淚浪浪。贈我菱花鏡。遺我泥金箱。賜我舊簪珥。包并羅衣裳。好好作家去。永永無相忘。後夫年正少。慚慘難禁當。潛身匿鄰

舍。背樹倚斜陽。其妻徑以去。遠隴過林塘。後夫攜兒歸。獨夜臥空房。兒啼父不寐。燈短夜何長。

思歸行

山東遇荒歲。牛馬先受殃。人食十之三。畜食何可量。殺畜食其肉。畜盡人亦亡。帝心彰念之。佛德回穹蒼。東轉遼海粟。西截湘漢糧。雲帆下天津。艨艟踰太倉。金錢數百萬。便宜為賑方。何以未賑前。不能為周防。何以既賑後。不能使樂康。何以方賑時。冒濫兼遺忘。臣也實不材。吾

君非不良。臣幼讀書史。散漫無主張。如收敗貫錢。如撐斷港航。所以遇煩劇。束手徒周章。臣家江淮間。蝦螺魚藕鄉。破書猶在架。破氊猶在牀。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長。秋雲雁為伴。春雨鶴謀粱。去去好藏拙。滿湖蓴菜香。

效李艾山前輩體

秋聲何處尋。尋入竹梧裏。一片竹梧陰。何處秋聲起。

輓老師鄂太傅五首

西華門外草萋萋。白塔金鰲樹影迷。壯斗有光清

漏肅。三台無力曉雲低。上方乙夜調丹藥。七校春風送紫泥。其奈巫陽下霄漢。鈞天有詔竟先賚。

杉蒼檜老曅華東。鈴索淒清澹曉風。遺草不曾歸太史。嘉謨只是告深宮。河山有象心難盡。周呂無模趣則同。應向九天陪列聖。赤虬騎在白雲中。

六詔風烟舊莽蒼。九邊吹角夜琅琅。雲山秋靜黃金甲。花柳春深綠野堂。辟穀有方羞檢閱。掃門無客自清涼。聖朝若畫麒麟閣。姓霍仍須諱寫光。

天派皇〻濕尾箕。八荒九譯盡銜悲。武功萬里兼文德。王佐千秋實帝師。學迹南陽還令主。勳高郭相又佳兒。人間五福於今備。合演洪疇作誄彝。

平泉草木錫天家。石檻杉門竹逕賒。籠鳥放還天地圓。池魚樂並海江涯。布衣屢卧平津閣。遠派難揮杜曲花。華屋山邱何限痛。終須來弔舊烟霞。

斷句

白駒壙顏秋水前輩詩云。

又云。偷臨画稿奴藏筆。貪看斜陽婢倚樓。潮洲常建極有云。奴潛去志神先阻。鶴有飢容羽不脩。湖州潘汝龍西湖詩云。秋風雁響錢王塔。暮雨人耕賈相園。淮安程風衣云。乾坤著意窮吾黨。途路難言伏友生。一斑可喜。何必全豹。小小茅齋短短籬。文窗綃案隊封皮。秋風白粉新泥壁。細貼君羣賢斷句詩。

署中無紙書狀尾數十與佛上人

閒書狀尾與山僧。亂紙荒麻疊幾層。最愛一窗晴日照。老夫徛署冷于冰。

詠史

雲裡關門六扇開。天邊太華鳥飛迴。漢家安受秦家業。項羽東歸只廢才。

已背縱盟強自雄。便應割據守關中。如何宴罷鴻門去。却覓彭城小附庸。

窘況為許衡州賦

半缺柴門叩不開。石稜磚縫好蒼苔。地偏竹徑清于水。雨冷詩情瘦似梅。山茗未賒將菊代。學錢無措喚兒回。塾師六後多情思。破點經書手送来。

萬里西風雁陣哀。五更霜月起徘徊。薄田累我年年種。秋稼登場事事来。私券官租紛夙欠。女裙兒褐待新裁。老親八十豪情在。斗米焉能糜臘醅。

憶湖村

數聲桄桔隔烟蘿。是處西風壓稻禾。荻筆半含東墅雨。鷺鷥遥立夕陽波。買魚人鬧橋邊市。潯酒船歸月下歌。擬向湖干築秋舍。菊籬楓逕近如何。

和高相公給賑山東道中喜雨并五日自壽之作 諱斌號東軒

相公捧詔視東方。百萬陳因下太倉。天語播時人盡飫。好風吹處日俱長。村村布穀催新綠。樹樹斜陽送晚涼。多謝西南雲一片。頓教霖雨徧耕桑。

五日生辰道上過。山根雲脚水羅羅。衝泥角黍萩翁

獻。介壽蒲尊瓦盎多。爲上旌旗迷渤海。柳邊輿蓋拂濰河。愚民摯拽無他屬。爲報君王有瑞禾。

和學使者于殿元柱贈之作 諱敏中

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栢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潦倒山東七品官。幾年不聽夜江湍。昨來話到瓜洲渡。夢遶金山曉日寒。

三百人中最後生。玉堂時聽夜書聲。知君療淂婦

娥眉。不為風流為老成。

山東鎖院自清涼。湖水湖雲入檻長。剪取吾家書帶草。為君結束錦詩囊。

濟南試院奉和宮詹德大主師杜贈之作 諱保

鎖院西風畫角清。淡雲疎雁濟南城。桂花不用月中折。奎閣儼如天上行。模範已看全在鑄。洗磨須愧玉無成。饒他嶠華青青色。還讓先生泰岱橫。

小園

月光清峭射樓臺。淺夜籬門尚半開。樹裡燈行知客到。竹間烟起喚茶來。數聲犬吠秋星落。幾陣風傳遠笛哀。坐久談深天漸曙。紅霞冷露滿蒼苔。

寄小徒崐寧坤豫二孝廉兼呈令師崔雲墅先生

板橋頭髮已蒼蒼。爾輩何須學老狂。記取舊庭崔録事。鷓鴣郡得及鴛央。

御史沈椒園先生新修南池建少陵書院并作雜劇侑神令歲時歌舞以祀　沈諱廷芳

御史驄馬行山東。馬蹄到處膏露濃。洗排泰岱礪鄒嶧。吹青漢栢秦皇松。少陵南池久寂泬。夕陽慘惔荒波紅。廟之祏之繪而塑。宰之豢之鼎以鐘。雕鐫鱗羽動筍簴。梁桷翬翮相飄沖。揮毫蘸墨作碑版。百金一字尤堅工。板橋居士讀不猒。卧看三日鋪秋茸。頗聞歲時虔禱祀。盪豬劊雉陳蝦鱅。荏梨青桃海䴠麃。楊梅橘柚南柑封。以其餘閒作雜劇。燕姬越女黃嬢蹤。相隨太白著宮錦。潞州別駕調羹饔。金元院本久退舍。秦簫湘瑟清魚龍。神靈飄飄偷而喜。萃花之外雲

之中。頤從先生乞是劉選伶徧譜琳瑯宮。

瓜洲夜泊

葦花如雪隔樓臺。咫尺金山霧不開。慘慘秋燈魚舍遠。朦朧夜話客船偎。風吹隱隱荒雞唱。江動洶洶北斗迴。吳楚咽喉橫鐵甕。數聲清角五更哀。

偶然作

文章動天地。百族相綢繆。天地不能言。聖賢為喉嚨。奈何纖小夫。雕飾金翠稠。口讀子虛賦。身著貂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燦高樓。名酒黃羊羹。華燈水晶毬。

偶然一命筆。幣帛千金收。歌鐘連戚里。詩句欽王侯。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時休。秋寒室無絮。春雨耕無牛。嫣兒樂歲飢。病婦長夜愁。推心擔販腹。結想山海陬。衣冠兼盜賊。征戍雜纍囚。史家欠實錄。借本資校讎。持以奉吾君。藻鑑橫千秋。曹劉沈謝才。徐庾江鮑儔。自云黼黻筆。吾謂乞兒謀。

題盆蘭倚菖圖

春蘭未了夏蘭開。畫裏分明喚阿獃。閱盡榮枯是

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

題破盆蘭花圖

春雨春風寫妙顏。幽情逸韻落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

題峭壁蘭花圖

山頂蘭花早早開。山腰小箭尚含胎。畫工立意教傳蓄。何苦東風好作媒。

題半盆蘭蕊圖

盆畫半藏。蘭畫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凋殘。

題屈翁山詩札石濤石谿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白丁墨蘭共一卷

國破家亡鬢總皤。一囊詩畫作頭陀。橫塗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

題姚太守家藏惲南田梅菊二軸 姚諱興滇

今日方知惲壽平。石田筆墨十洲情。廿年贋本相疑信。徒使前賢笑後生。

畫芝蘭棘刺圖寄蔡太史 諱時田

寫得芝蘭滿幅春。傍添幾筆亂荊榛。世間美惡俱

容納。想見溫馨澹遠人。

題石東邨鑄陶集

詩人老去興偏豪。燒盡千篇又鑄陶。從此鑄韓還鑄杜。更于三代鑄風騷。

家兗州太守贈茶 諱方坤

頭綱八餅建溪茶。萬里山東道路丁。天上貢賒此是茶。何期分賜野人家。

惱濰縣

行盡青山是濰縣。過完濰縣又青山。宰官枉負詩情

性。不得林巒指顧間。

饒詩

客來頗有一盤碁。客去非無酒數巵。鬓短官忙身又病。倩君饒我一篇詩。興到千篇未是多。愁來一字嬾吟哦。非云此事從今絕。脱後佳時待體和。

贈陳際青

瓜洲江水夜潮平。月滿秋田鶴唳清。記得扁舟同卧聽。金山雲板二三更。

眞州雜詩八首併及左右江縣

春風十里送啼鶯。山色江光翠滿城。曲岸紅薇明澗水。矮窗白紙出書聲。衙齋種豆官無事。刀筆題詩吏有名。昨夜村燈魚藕市。青帘醇酒見人情。

村中布穀縣中啼。桑柘低簷麥隴齊。新笋劚來泥未洗。江魚買得酒還携。山花雨足皆含笑。絮襖春深欲換綈。何限農家辛苦事。漸看兒女滿町畦。

寒衣新熨摺參差。一笑裘毛落許時。脾土漸衰唯食粥。風情不減尚塡詞。雪中松樹文山廟。雨後桃花浣女祠。最愛卷簾高閣上。楚江晴碧晚烟遲。

月白潮生野水潺。上游千里控荆蠻。洗淘赤壁無遺燎。溶漾

金陵有贉山。烟裏戍旗秋露濕。沙邊戰艦夕陽閒。眞州漫笑彈丸地。從古英雄盡往還。

吳越咽喉鐵甕城。隔江相望曉烟橫。高檣逈與山排列。濁浪喧同海鬭爭。卷去蘆花渾雪意。飄來鼓角盡秋聲。中原萬里無烽燧。扶杖衰翁未見兵。

南國楓凋結綺樓。雷塘北去蓼花秋。染成紅淚胭脂濕。蘸破新霜草木愁。兩地干戈纔轉瞬。一般成敗莫回頭。後庭遺曲江邊唱。又聽隋家清夜遊。

行過青山又一山。黃將軍墓兀其間。懸崖斷處孤松出。駭浪崩時血淚還。江上諸藩皆逆類。樞中一老復頹顏。抵天隻手終何益。運去心枯事總艱。

何事秋風只杜門。護花長怕曉霜痕。掛冠感世才原拙。賣字他鄉道豈尊。山雨乍晴如洗沐。江烟一起又黃昏。惟君詩興清豪在。喚醒東南旅客魂。和張仲蕎一首

眞州八首屬和紛紛皆可喜不辭老醜再疊前韻

江頭語燕雜啼鶯。淡淡烟籠繡畫城。沙岸柳拖騎馬客。翠樓簾捲賣花聲。三冬薺菜偏饒味。九熟櫻桃最有名。清興不辜諸酒伴。令人忘却異鄉情。謂張仲蕎鮑匡溪米舊山方竹樓諸子

滿林烟雨曙鴉啼。脉脉春流與岸齊。蝦菜半肩奴子荷。花枝一剪老夫攜。除煩苦茗煎新水。破暖輕衫染舊綈。最是老農閒不住。牆邊屋角韭爲畦。

滿塍新綠燕參差。正是秧鍼刺水時。陌上壺漿酬力作。田中

么鼓唱盲辭。霂霖聖世唯霑塊。貓虎先型有賽祠。野老何知含哺樂。優游化日向來遲。

一江離思水潺潺。綠酒紅亭怨小蠻。芳草不曾遮遠道。浮雲只是負青山。繰絲無力春蠶老。繫臂何心綵縷閒。咫尺鄉園千里闊。大刀頭鈌幾時還。

莽莽山城接水城。千年霸業尚縱橫。佛狸去後弛戎馬。侯景来時釀戰爭。君相南朝同燕幕。文章六代總蛙聲。衣冠禮樂吾朝盛。除却蒐苗未點兵。

伍相祠高百尺樓。屯田遺墓也千秋。溪邊花落三春雨。江上潮来萬古愁。無主泥神常趁廟。失羣才子且低頭。畫船半破零星板。一棹殘陽寂寞遊。

踏遍芒鞋爲買山。誰家小閣樹中間。白雲封處門長閉。紅日高時夢未還。六代烟花銷妄念。揚州金粉付朱顏。惟餘一二漁樵侶。釣雨擔雲事未艱。

栢葉楓枝靜掩門。臥看霜雁碧天痕。一生去國魯司寇。萬古辭家佛世尊。策馬有心鞭已折。抄書無力眼全昏。而今說醒雖非醒。前此俱爲蝶夢魂。

和雅雨山人紅橋脩褉 盧諱見曾

一綫莎隄一葉舟。栁濃鶯脆恣淹留。雨晴芍藥彌江縣。水長秦淮似蔣州。薄倖春光容易老。遷延詩債幾時酬。使君高唱凌顏謝。獨立吳山頂上頭。

年来脩褉讓今年。太液昆池在眼前。逈起樓臺迴水曲。直鋪

金翠到山巔。花因露重留蝴蝶。笛怕春歸戀畫船。多謝西南新月挂。一鉤清影暗中圓。

十里亭池一水通。儼開銀鑰日華東。逶迤碧草長楊道。靜悄朱簾上苑風。天淨有雲皆錦繡。樹深無雨亦溟濛。甘泉羽獵應須賦。雅什先排禊帖中。

草頭初日露華明。已有遊船歌板聲。詞客關河千里至。使君風度百年清。青山駿馬旌旗隊。翠袖香車繡畫城。十二紅樓都倚醉。夜歸疑聽景陽更。

再和盧雅雨四首

廣陵三日放輕舟。漸老春光尚小留。才子新詩高白傳。故園名酒載青州。公山東人花因近席枝偏亞。人有憑闌句未酬。隔岸

湔裙諸女伴。一時欣望盡回頭。
莫以青年笑老年。老懷豪宕倍從前。張筵賭酒還通夕。策馬登山直到巔。落日澄霞江外樹。鮮魚晚飯越中船。風光可樂須行樂。梅豆青青漸巳圓。
別港朱橋面面通。畫船西去又還東。曲而又曲邪溝水。温且微温上巳風。放鴨洲邊烟漠漠。賣花聲裏雨濛濛。關心民瘼尤堪慰。麥隴青葱入望中。
新月微微一綫明。喞喞山低樹傍歌。散烟横碧落春星澹。露滿宮樓夜氣清。皂隷觧吟箋上句。輿臺𩅿醉柳邊城。歸途莫漫頻吆喝。花漏東丁巳二更。
後種菜歌 仍為常公廷齡作

菜葉青。霜雪零。菜葉落。桃李灼。別有寒暄只自知。骨頭不比松枝弱。轆轤牽斷銀缾綆。塡瞎胭脂亡國井。畦乾蟲蠹葉如紗。蠹入孝陵墻上粉。碎麟殘虎暮松聲。掃葉塡沙隧道傾。年年寒食一盞飯。來享孤臣舊菜羹。

李御于文濬張賓鶴王文治會飲

黃金避我竟如讎。湖海英雄不自由。今日一杯明日別。訂盟何得及沙鷗。

小古鏡爲同年金殿元作諱德瑛

土花剝蝕蛟龍缺。秋水澄泓海月殘。料得君心如此鏡。玉堂高掛古清寒。

贈袁枚

室藏美婦鄰誇艷。君有奇才我不貧。



詞鈔



自序

燮詞不足存録。蒴亭樓夫子謂燮詞好于詩。且付梓人。後來進益。不妨再更定之。嗟乎。燮何進也。燮年三十至四十。氣盛而學勤。閱前作輒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覺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讀一過。便大得意。可知其心力日淺。學殖日退。忘己醜而信前是。其無成斷斷矣。樓夫子是燮鄉試之房師。得毋愛忘其醜乎。陸種園先生諱震。邑中前輩。燮幼從之學詞。故刊

刻二首。以見一斑。

為文須千斟萬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無傷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謬者亦十之三。乘隅晦拙。反走入荆棘叢中去。要不可以廢改。是學人一片苦心也。燮作詞四十年。屢改屢蹶者。不可勝數。今茲刻本。頗多仍舊。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備嘗而有獲者亦多矣。世間爲父師者。見其子弟之文跡鬆爽豁便喜。見其拗澀晦拙便憂。吾願少寬歲月以待之。必有屈曲達心。沉着痛

怯之妙。天下豈有速成而能好者乎。少年游冶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辛蘇。老年淡忘學劉蔣。皆與時推移而不自知者。人亦何能逃氣數也。









板橋詞鈔

興化縣鄭燮著

漁家傲

王荆公新居

積雨新晴江日吐。小橋著水烟綿樹。茅屋數閒誰是主。王介甫而今曉得青苗誤。呂惠卿曾何足數。蘇東坡遇還相恕。千古文章根肺腑。長憶汝蔣山山下南朝路。

蝶戀花

晚景

一片青山臨古渡。山外晴霞漠漠收殘雨。流水遠天波似乳。斷烟飛上斜陽去。　徙倚高樓無一語。燕不歸來沒箇商量處。鴉噪暮雲城堞古。月痕淡入黃昏霧。

漁父

本意

宿雨新晴江氣涼。濕烟初破柳絲黃。纔上巳。又清明。桃花艸店酒餅香。　漠漠海雲微漏日。茫茫春水漸盈塘。波瀲灔。燕低昂。小舟絲網曬魚梁。

浪淘沙

莫春

春氣晚未晴。天澹雲輕。小樓忽洒夜窗聲。臥聽瀟瀟還淅淅。濕了清明。　節序太無情。不肯留停。留春不住送春行。忘却羅衣都濕透。

花下吹笙。

和洪覺範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風雨夜江寒。篷背聲喧。漁人穩臥客人歎。明日不知晴也未。紅蓼花殘。　晨起望沙灘。一片波瀾。亂流飛瀑洞庭寬。何處雨晴還是舊。只有君山。

山市晴嵐

雨淨又風恬。山翠新添。薰烝上接蔚藍天。惹得王孫芳草色。醞釀春田。　朝景尚拖烟。日午澄鮮。小橋山店倍增妍。近到畧無些色相。遠望依然。

漁村夕照

山逈暮雲遮。風際寒鴉。漁舟箇箇泊江沙。江上酒旗飄不定。旗外烟霞。　爛醉作生涯。醉夢清佳。船頭雞犬自成家。夜火穐星渾一片。隱躍蘆花。

烟寺晚鐘

日落萬山巔。一片雲烟。望中樓閣有無邊。惟有鐘聲攔不住。飛滿江天。　秋水落秋泉。晝夜潺湲。梵王鐘好不多傳。除却晨昏三兩擊。悄〻無言。

遠浦歸帆

遠水淨無波。蘆荻花多。暮帆千疊傍山坡。望裏欲行還不動。紅日西矬。　名利竟如何。歲月蹉跎。幾番風浪幾晴和。愁水愁風愁不盡。總

是南柯。

平沙落雁

秋水漾平沙。天末澄霞。雁行栖定又喧譁。怕見洲邊燈火焰。怕近蘆花。　是處網羅賒。何苦天涯。勸伊早早北還家。江上風光留不得。請問飛鴉。

洞庭秋月

誰買洞庭秋。黃鶴樓頭。槐花半老桂花稠。纔送

斜陽西嶺去。月上幡鉤。漭漭大荒流。烟淨雲收。萬條銀綫接天[illegible]。不用畫船沽酒去。我自神遊。

江天暮雪

雪意滿瀟湘。天淡雲黃。梅花凍折老松僵。惟有酒家偏得意。帘旆飄揚。 不待揭簾香。引動漁郎。蓑衣燎濕煖鍋傍。踏碎瓊瑤歸路遠。醉掐銀塘。

種花

宿雨昨宵晴。今日還陰。小樓簾卷賣花聲。伏枕半酣猶未足。又是斜曛。　晴雨總無憑。誰叙愁人。種花聊慰客中情。結實成陰都未卜。眼下青青。

賀新郎

徐青藤草書一卷

墨瀋餘香膩。掃長箋狂花撲水。破雲堆嶺。雲

畫花空無一物。蕩蕩銀河瀉影。又累點箕張鬼井。未敢披圖容易玩。撲烟霞直上嵩華頂。與帝座。呼相近。　半生未掛朝衫領。狠秋風青衿剥去。禿頭光頸。只有文章書画筆。無古無今獨逞。并無復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着目割。破頭顱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

西村感舊

撫景傷飄泊。對西風懷人憶地。年年擔擱。最是江

村讀書處。流水板橋籬落。遠一帶烟波杜若。密樹連雲藤蓋瓦。穿綠陰折入閒亭閣。靜坐思量昔。今朝重踐山中約。畫墻邊朱門欹倒名花寂寞。瓜圃豆棚虛點綴。衰草斜陽暮雀。村犬吠故人偏惡。只有青山還是舊。恐青山笑我今非昨。雙鬢減。壯心弱。

送顧萬峰之山東常使君幕

擲帽悲歌起。歎當年父母生我。懸弧射矢。半世銷

沉兒女態。羈絆難踰鄉里。健羨尓蕭然攬轡。首路春風冰凍釋。泊馬頭浩淼黃河水。望不盡。洶、勢。

到看泰岱從天墜。矗空青千嵓萬嶂。雲掾月洗。封禪碑銘今在否。鳥跡蟲魚怪異。為我弔秦皇漢帝。夜半更須陵日觀。紫金毬湧出滄溟底。盡海內。奇觀矣。

獨有難忘者。寧不見慈親黑髮。於今雪洒。檢點裝囊針線密。老淚潺湲而瀉。知多少夢魂牽惹。不為

深情酬國士。肯孤踪獨騎天邊跨。遊子歎。關山夜。頗聞東道兼騷雅。最義是峰巒十萬。青排腳下。此去唱酬官閣裏。酒在氷壺共把。須勗以仁風遍野。如此清時宜樹立。況魯鄒舊俗非難化。休沉溺。篇章也。

常君名建極。字近辰。旗下人。有登泰山絕頂詩云。二三星斗胸前落。十萬峰巒腳底青。又云。烟霞歷亂迷齊魯。碑版零星倒漢唐。皆警句也。

贈王一姐

竹馬相過日。還記汝雲鬟覆頸。胭脂點額。阿母扶攜翁負背。幻作兒郎粧飾。小則小寸心憐惜。放學歸來猶未晚。向紅樓存問春消息。問我索。畫眉筆。廿年湖海長爲客。都付與風吹夢杳。雨荒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裏。一種溫存猶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當年嬌小態。但片言微忤容顏赤。只此意。最難得。

贈陳周京

咄汝陳生者。試問汝天南地北。遊蹤徧也。十五年前廣陵道。馬上翩翩游冶。曾幾日髭鬚盈把。落拓東歸尋舊夢。剔寒燈綮畫悽涼夜。渾不似。無羈馬。君家先世丹青亞。令祖射闖賊中目炳千秋淒烟褒鄂。雲臺耿賈。誰料關西將家子。亂草飄蓬四野。還一任雨淋霜打。莫向人前談往事。恐道傍屠販疑虛假。勉強去。粧聾啞。

有贈

舊作吳陵客。鎮日向小西湖上。臨流弄石。雨洗梨花風

欲軟。已逗蝶蜂消息。却又被春寒微勒。聞道可人家不遠。轉畫橋西去蘿門碧。時聽見高樓笛。　緣慳覿面還相失。誰知向海雲深處。慇懃款惜。一夜尊前知已淚。背着短檠偷滴。又互把羅衫扶濕。相約明年春事早。嚼花心紅蕊相思汁。共染得。肝腸赤。

落花

小立梅花下。問今年暖風未破。如何開也。不是花開偏恁早。總為早開先謝。被斷雨零烟飄灑。粉蝶游蜂

誰念舊。背殘枝飛過秋千架。只落得。蛛絲掛。 江南二月花檯價。有多少遊童陌上。春衣細馬。十里香車紅袖小。婉轉翠眉如畫。佯不解傍人覷咱。忽見柳花飛亂如絮。念海棠春老誰能嫁。淚暗濕。香羅帕。

答小徒許樗存

十載名場困。走江湖盲風恠雨。孤舟破艇。江上蕭蕭黃葉寺。亂草荒烟滿逕。惹客子斜陽夢冷。撿點殘詩尋舊句。步空廊古殿琉璃影。一个字。吟難定。 書來

慰勉慇勤甚。便道是前途萬里。風長浪穩。可曉金蓮紅燭賜。老了東坡兩鬢。最辜負朝雲一枕。擬買清風兼皓月。對歌兒舞女閒消悶。再休說。清華省。

述詩二首

詩法誰爲準。統千秋姬公手筆。尼山定本。八斗才華曹子建。還讓老瞞蒼勁。更五柳先生澹永。聖哲奸雄兼曠逸。總自裁本色留深分。一快讀。分倫等。　唐家李杜雙峰竝。笑紛紛。詩奴詩丐。詩魔詩鴆。王孟高標清徹骨。未免規

方畧近。似顧步驊騮未騁。怪殺韓碑揚巨斧。學昌黎險語排生硬。便笑過。昌黎頂。

經世文章要。陋諸家裁雲鏤月標花寵草。縱使風流誇一世。不過閒中自了。那識得周情孔調。七月東山千古在。憑描摹瑣細民情妙。盡不出豳風稿。 文開國運猶其小。剖鴻濛清寧厚薄。直通奧窔。寒暑陰陽多殄忒。筆底迴旋不少。莫認作書生談笑。回首少年游冶習。採珀石雲紅豆相思料。深愧殺。杜陵老。

食瓜

五色嘉瓜美。問東陵故侯安在。圃園殘墜。多少金臺名利客。畧啗腥羶滋味。便忘却田家甘旨。門逕薜蘿荼不剪。綠楊橋板斷空流水。總不作。抽身計。吾家々在烟波裏。繞秋城藕花蘆葉。渺然無際。底事欲歸々不得。說是糧通作吏。聽此話令人慚恥。不但古賢吾不逮。看眼前何限賢勞輩。空日費。官倉米。

陸種園先生一首

弔史閣部墓

狐塚狐穿罅。對西風招魂剪紙。澆羹列鮓。野老為言當日事。戰火連天相射。夜未半層城欲下。十萬橫磨刀似雪。儘孤臣一死他何怕。氣堪作。長虹掛。 難禁恨泪如鉛瀉。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難畫。歎仄蹊傍松與栢。日日行人繫馬。且一任樵蘇盡打。只有殘碑留漢字。細摩挲不識誰題者。一半是荒苔藉。

青玉案

宦況

十年蓋破黃紬被。盡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粧磈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燭跋。漏寒風起。多少雄心退。

菩薩蠻

留春

留春不住由春去。春歸畢竟歸何處。明歲早些來。烟花待剪裁。 雪消春又到。春到人偏老。切莫怨東風。東風正怨儂。

留穐

留春不住留秋住。雞鞠叢叢霜下䕶。佳節入重陽。持螯切嫩薑。江上山無數。何處登高去。松徑小山頭。夕陽新酒樓。

宿千科柳

漁家泊在清淮口。西風稻熟千科柳。茅店掛新紅。酒旗青更濃。買酒將魚換。浮酒船頭轉。岸上打場聲。漁歌水上清。

浣溪沙

少年

硯上花枝折得香。枕邊蝴蝶引來狂。打人紅豆好收藏。數鳥聲時癡卦算。借書攤處暗思量。隔墻聽喚小珠娘。

老兵

萬里金風病骨秋。創瘢血漬隴西頭。戍樓閒補破羊裘。少壯愛傳京國信。老年只話故鄉愁。近來鄉思也悠悠。

隴雨蕭〻隴草長。夕陽慘悽下邉墻。敵樓風起暮鴉翔。冊上有名還點隊。軍中無事不歸行。猪人磨洗舊刀鎗。

沁園春

恨

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

单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〻破巷。踈窓

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箝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淒清。

落梅

小苑閒窗。細雨初晴。日射朱扉。正蹀梅幾點。紛嬌紅姹。幽香滿逕。天澹雲微。莫打游蜂。還邀蛺蝶。海燕今朝歸不歸。春如醉。甚東風惡劣。碎攪花飛。　明知不怪風吹。奈不怨東風卻怨誰。且落英細掃。藏諸硯匣。殘枝一剪。供在書帷。昨夜三更。燈昏月淡。錢馬檐前說是非。

全無謂。免飄零殘褪。始甚光輝。

西湖夜月有懷揚州舊遊

飛鏡懸空。萬疊秋山一片晴湖。望遠林燈火乍明還滅。近隄人影。似有如無。馬上提壺。沙邊奏曲。芳草迷人卧莫扶。非無故。為青春不再。著意蕭疎。　十年夢破江都。奈夢裏繁華費掃除。更紅樓夜宴。千條絳蠟。綠船春泛。四座名姝。醉後高歌。狂來痛哭。我輩多情有是夫。今宵月。問江南江北。風景何如。

踏莎行

無題

中表姻親，詩文情愫，十年幼小嬌相護。不須燕子引人行，畫堂淂到重〻戶。　顛倒思量，朦朧劫數，藕絲不斷蓮心苦。分明一見怕銷魂，却愁不到銷魂處。

荊州亭

江上

江雨蕭〻漸大，悶倚篷窗一箇，沽酒不曾來，借取隣舟

燈火。半擔六朝奇貨。千古暮雲江左。販賣是誰家紫綬。貂蟬八座。

千里布帆無恙。萬里沙鷗來往。刻却暮山青。更覺溶溶漾漾。多少六朝閒賬。近日漁樵都忘。只是怨弘光白晝。金鑾選唱。

柳梢青

有贈

韻遠情親。眉梢有話。舌底生春。把酒相偎。勸還復勸。

温又重温。柳條江上鮮新。有何限鶯兒喚人。鶯自多情。燕還多戀。我只卿卿。

虞美人

無題

盈盈十五人兒小。慣是將人惱。撩他花下去圍碁。故意推他勍敵讓他欺。　而今春去花枝老。别館斜陽早。還將舊態作嬌癡。也要數番憐惜憶當時。

念奴嬌

金陵懷古十二首

石頭城

懸巖千尺。借歐刀吳斧。削成江郭。千里金城迴不盡。萬里洪濤噴薄。王濬樓船。旌麾直指。風利何曾泊。船頭列炬。等閒燒斷鐵索。　而今春去秋來。一江烟雨。萬點征鴻掠。叫盡六朝興廢事。叫斷孝陵殿閣。山色蒼涼。江流悍急。潮打空城脚。數聲漁笛。蘆花風起作作。

周瑜宅

周郎年少。正雄姿歷落。江東人傑。八十萬軍飛一炬。風卷灘前黃葉。樓艣雲崩。旌旗電掃。熛射江流血。咸陽三月。火光無此橫絕。　想他豪竹哀絲。回頭顧曲。虎帳談兵歇。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別。吳蜀交疏。炎劉鼎沸。老魅成姦黠。至今遺恨。秦淮夜夜幽咽。

桃葉渡

橋低紅板。正秦淮水長。綠楊飄撇。管領春風陪舞燕。帶露含悽惜別。烟軟梨花。雨嬌寒食。芳草催時節。畫

船簫鼓。歌聲繞空濶。　究竟桃葉桃根。古今豈少。色藝稱雙絕。一縷紅絲偏繫左。閨閣幾多埋滅。假使夷光。苧蘿終老。誰道傾城哲。王郎一曲。千秋豔說江楫。

勞勞亭

勞勞亭畔。被西風一夜。逼成衰柳。如綫如絲。無限恨。和雨和烟僝僽。江上征帆。尊前別淚。眼底多情友。寸言不盡。斜陽脉脉淒瘦。　半生圖利圖名。閒中細算。十件長輸九。跳盡胡孫。粧盡戲。總被他家哄誘。馬上旌笳。街頭

乞呌。一樣歸烏有。達將何樂。窮更不若株守。

莫愁湖

鴛央二字。是紅閨佳話。然乎否否。多少英雄兒女態。釀出禍胎冤藪。前殿金蓮。後庭玉樹。風雨摧殘驟。盧家何幸。一歌一曲長久。　即今湖柳如烟。湖雲似夢。湖浪濃於酒。山下藤蘿飄翠帶。隔水殘霞舞袖。桃葉身微。莫愁家小。翻借詞人口。風流何罪。無榮無辱無咎。

長干里

逶迤曲巷。在春城斜角。綠楊陰裏。赭白青黃墻砌石。門映碧溪流水。細雨餳簫。斜陽牧笛。一逕穿桃李。風吹花落。落花風又吹起。　更兼處處繰車。家家社燕。江介風光美。四月櫻桃紅滿市。雪片鰣魚刀鱭。淮水秋青。鍾山暮紫。老馬耕閒地。一丘一壑。吾將終老于此。

臺城

秋之爲氣。正一番風雨。一番蕭瑟。落雞鳴山下路。爲問臺城舊跡。老蔓藏蛇。幽花濺血。壞堞零烟碧。有人牧馬。

城頭吹起觱篥。當初麵代犧牲。食惟菜果。恪守沙門律。何事餓來翻掘鼠。雀卵攀巢而吸。再曰荷〻。趺跏竟逝。得亦何妨失。酸心硬語。英雄泪在胸臆。

胭脂井

轆轤轉〻。把繁華舊夢。轉歸何許。只有青山圍故國。黃葉西風菜圃。拾橡瑤階。打魚宮沼。薄暮人歸去。銅缾百丈。哀音歷〻如訴。　過江咫尺迷樓。宇文化及。便是韓擒虎。井底胭脂聯臂出。問尔蕭娘何處。清夜遊詞。後庭花

曲。唱徹江開女。詞場本色。帝王家數然否。

高座寺

暮雲明滅。望破樓隱、。卧鐘殘院。、外青山千萬疊。階下流泉清淺。鴉噪松廊。鼠翻經匣。僧與孤雲遠。空梁蛇脫。舊巢無復歸燕。　可憐六代興亡。生公寶誌。絕不關恩怨。手種菩提心劍戟。先墮釋迦輪轉。青史譏彈。傳燈笑柄。柱作騎墻漢。恆沙無量人間劫。數自短。

孝陵

東南王氣。掃偏安舊習。江山憖肅。老檜蒼松盤寢殿。夜〻蛟龍來宿。翁仲衣冠。獅麟頭角。靜鎖苔痕綠。斜陽斷碣。幾人繫馬而讀。　聞說物換星移。神山風雨。夜半幽靈哭。不記當年開國日。元主泥人淚簇。蚤殼乾坤。丸泥世界。疾卷如風燭。老僧山畔。烹泉只取一掬。

方景兩先生祠

乾坤欹側。藉豪英幾輩。半空撐住。千古龍逢原不死。七竅比干肺腑。竹杖麻衣。朱袍白刃。朴拙為艱苦。信心而出。

自家不解何故。　也知稷契皐夔。閎顛散适。嶽降維申甫。彼自承平吾破裂、題目原非一睹、十族全誅。皮囊萬段。魂魄雄而武。世間鼠輩。如何粧得老虎。

洪光

宏光建國。是金蓮玉樹。後來狂客。草木山川何限痛。只解徵歌選色。燕子啣箋。春燈說謎。夜短嫌天窄。海雲分付。五更攔住紅日。　更兼馬阮當朝。高劉作鎮。犬豕包巾幘。賣盡江山猶恨少。只得東南半壁。國事興亡。人家成敗。運數

誰逃得。太平隆萬。此曾久已生出。

西江月

警世

細雨玲瓏葉底。春風澹蕩花心。夢中做夢最怡情。蝴蝶引人入勝。俗子誇登青史。英雄半在紅塵。酒懷高豪淡卧旗亭。滿目蒼山暮影。

世事無端冷淡。老懷何處安排。美人頭上插新梅。昨日花枝不戴。粉蝶誇衣徑去。黃鶯否舌先回。醉中丟我在塵埃。

醒後也無僽倸。

老子殘書破帽。兒孫綠酒紅裙。爭春不肯讓豪分。轉眼西風一陣。　皓月當頭最樂。疾雷破柱還驚。卌間多少夢和醒。淹淂黃粱飯汔。

唐多令

寄懷劉道士并示酒家徐郎

一抹晚天霞。微紅透碧紗。顫西風涼葉些些。正是客愁愁不穩。楊柳外。又驚鴉。　桃李別君家。霜淒菊已花。數歸

期雪滿天涯。分付河橋多釀酒。須留待。故人賒。

思歸

絕塞雁行天。東吳鴨嘴船。走詞場三十餘年。少不如人今老矣。雙白鬢。有誰憐。　官舍冷無烟。江南薄有田。買青山不用青錢。茅屋數間猶好在。秋水外。夕陽邊。

滿江紅

金陵懷古

淮水東頭。問夜月何時是了。空照徹飄零宮殿。淒涼華表。才

子孫杯酒誤。英雄只向棊盤鬧。問幾家輸局幾家贏。都秋草。

流不斷長江淼。拔不倒鍾山峭。賸古碑荒塚淡鴉殘照。碧葉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問孝陵松柏幾多存年〻少。

思家

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堤綠柳。不堪烟鎖。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紅橋火。更紅鮮冷淡不成圓。櫻桃顆。

何日向江邨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某〻。

酒人介〻。花逕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閒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

招隱寺

轉過山頭。隱〻見松林一片。其中有佛樓斜角。紅牆半閃。雨後尋芳沙逕軟。道傍小飲邨醪賤。聽石泉幽澗響琮琤。清而淺。　山門外金泥匾。祇樹下香塗殿。看幾朝營造幾朝褒貶。七級浮圖空累積。一般杜宇誰聽見。向禪扉合掌問宗風。斜陽遠。

田家四時苦樂歌 過楊村橋

細雨輕雷。驚蟄後和風動土。叵父老催人早作。東畬南圃。夜月荷鋤村吠犬。晨星叱犢山沉霧。到五更驚起是荒雞。田家苦。　疎籬外。桃華灼。池塘上。楊絲弱。漸茅檐日煖。小姑衣薄。春韭滿園隨意剪。臘醅半甕邀人酌。喜白頭人醉白頭扶。田家樂。

麥浪翻風又早是秧鍼半吐。看壠上鳴槔滑滑。傾銀潑乳。脫笠雨梳頭頂髮。耘苗汗滴禾根土。更養蠶忙殺采桑

娘。田家苦。　風盪々搖。新箬。聲淅々飄。新籜。正青蒲水面。紅榴屋角。原上摘瓜童子笑。池邊濯足斜陽落。晚風前箇々說荒唐。田家樂。

雲澹風高。送鴻雁一聲凄楚。最怕是打場天氣。秋陰秋雨。霜穗未儲終歲食。縣符已索逃租戶。更爪牙常例急于官。田家苦。

紫蟹熟。紅菱剝。桄桔響。村歌作。聽喧填社鼓。漫山動郭。挾瑟靈巫傳吉兆。扶藜老子持康爵。祝年々多似此豐穰。田家樂。

老樹槎枒。撼四壁寒聲正怒。掃不淨牛溲滿地。糞渣當戶。茅舍日斜雲釀雪。長隄路斷風歛雨。儘邨舂夜火到天明。田家苦。　草為榻。蘆為幕。土為銼。瓢為杓。砍松枝帶雪烹葵煮藿。秫酒釀成歡里舍。官租完了離城郭。笑山妻塗粉過新年。田家樂。

陸種園夫子一首

贈王正子

驀地逢君。且攜手壚邊細語。說蜀棧十年烽火。萬山鼙

鼓。楓葉滿林愁客思。黃花徧地迷歸路。歎他鄉好景最無多。難常聚。　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看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富兒何物肥如許。脫敝裘付與酒家孃。搖頭去。

玉女搖仙珮

寄呈慎郡王

紫瓊居士。天上神仙。来佐人間聖世。河獻徵書。楚元設醴。一種風流高致。論詩情字體。是王孟先驅。鍾張後起。

豈屑屑丹青繪事。已壓倒董巨荊關數子。羨一騎翩翩。肯訪山中盤根仙李。（謂梅山李鍇）我六青玉燒燈。紅牙顧曲。醉臥瑤臺錦綺。一別朱門。六年山左。老作風塵俗吏。總折腰為米。竟何曾小補民生國計。憑玆書青鷹林邊。（李氏莊園）紫瓊天上。詩文不是忙中事。舉頭遙望燕山翠。

有所感

綠楊深巷。人倚朱門。不是尋常模樣。旋浣春衫。薄梳雲髻。韻玆十分娟朗。向芳鄰潛訪。說自小青衣。人家廝養。又沒

箇憐香惜媚。落在煮鶴燒琴魔障。頓惹起閒愁。代他出脫千思萬想。　究竟人謀空費。天意從來。不許多花擅長。屈指千秋。青袍紅粉。多少飄零骯髒。且休論已往。試看予十載醋缾鹽盎。憑寄語雪中蘭蕙。春將不遠。人間留得嫣無恙。明珠變作塵壤。

酷相思

本意

杏花深院紅如許。一綫畫牆攔住。歎人間咫尺千山路。不見也

相思苦。便見也相思苦。 分明背地情千縷。懆惱從教訴。奈花間乍遇言辭阻。半句也何曾吐。一字也何曾吐。

太常引

聽噶將軍說邊外風景 諱尔璽

滿天星露疊長城。夜黑月初生。萬障馬嘶鳴。還夾雜風聲雁聲。 紅霞乍起。朝光滿地。飛鳥立轅門。邊塞靜無塵。須撿點中原太平。

水龍吟

寄嘈将軍歸化城

十年不見于儀。鬚鬢應向邊庭老。李家部曲程家刁斗。寬嚴兩到。瘦日偏多。淡雲無著。涼風易掃。想錦裘貂障。三更雪壓。燈未滅。鄉心照。　近冊文章草草。把書生盡情談笑。八股何益。六經猶在。如何推倒。栢舉興吳。鄢陵破楚。兵機最妙。寄東君滿腹韜鈐。盲左亦須尋討。

滿庭芳

贈郭方儀

白菜醃葅。紅鹽煮豆。儒家風味孤清。破餅殘酒。亂揷小桃英。莫負陽春十月。且竹西都落閒行。平山上。歲寒松栢。霜裏更青〻。

乗除天下事。圍碁一局。勝負難評。看金尊檀板。豪箏縱橫。便是輸他一着。又何曾著〻讓他贏。寒窻裏烹茶掃雪。一椀讀書燈。

晚景

秋水連天。寒鴉掠地。夕陽紅透疎籬。草枯霜勁颯〻葉聲悲。幾點漁莊雁戶。爲風波釣艇都稀。關山遠。征人何處。九月

未成衣。柴扉無一事。乾坤偌大。儘可容伊。但著書原錯。學劍全非。漫把絲桐遣興。怕有人戶外聞知。如相問年來蹤跡。采藥未曾歸。

贈歌兒

玉笛聲遲。琵琶索綫幾回。欲唱還停。撚花微笑。小立繡圍屏。待把金尊相勸。又推辭宿酒。還醒。秋堂靜。露華悄悄。銀燭冷三更。輕輕喉一轉。未曾入破。響遏秋星。又低聲小疊。暗裏柔情。試問青春幾許。是莫愁未嫁芳齡。吾慚甚。鬢髭黃

鬢苦。未敢說清癯。

村居

草綠如秋。秧青似草。碁盤畫出春田。雨濃桑重。鳩婦喚晴烟。江上斜橋古岸。掛酒旗林外翩翩。山城遠。斜陽鼓角。雉堞暮雲邊。

老夫三十載。燕南趙北。漲海巒天。喜歸來故舊。情話依然。提起髫齡嬉戲。有鷗盟未冷前言。欣重見。携男抱幼。姻婭好相聯。

瑞鶴仙

漁家

風波江上起。繫扁舟綠楊紅杏村裏。羨漁孃風味。総不施脂粉。畧加梳洗。野花插鬢。便勝似寶釵香珥。乍呼郎撒網鳴榔。一櫂水天無際。　美利。蒲筐包蟹。竹籠裝蝦。柳條穿鯉。市城不遠。朝日去。午歸矣。併攜來一甕誰家美醞。人與沙鷗同醉。卧葦花一片茫茫。夕陽千里。

酒家

青旗江上酒。正細雨梨花。清明前後。蝦螺雜魚鵝。況泥頭舊甕新開未久。清醇可口。盡醉倒漁翁樵叟。向村墟歸路微茫。人與夕陽薰透。 知否。世間窮達。葉底榮枯。卦中奇偶。何須計較。捧一醆為君壽。預先生一掃長安舊夢。来覓中山渴友。解金貂付與當壚。從今脫手。

山家

山深人跡少。漸石瘦松肥。雲癡鶴老。茅齋嵌幽島。有花枝旁出。蘿陰上罩。游魚了了。潭水澈澄清寂照。咲林中春笋穐

梨。當得靈芝仙草。　飄渺。五更日出。犬吠雲中。雞鳴天表。籬笆西角。星未盡。月猶皎。問何年定訪山中高士。濶領方袍大帽。也不須服食黃精。能閒便好。

田家

江天春雨後。傍山下人家。野花如繡。平田大江口。喜潮來夜半。土膏浸透。青秧綠綠。埂岸上撒麻種豆。放小橋曲港春船。布穀烟中楊柳。　株守最嫌吏擾。怕少官錢。惟知農友。匏尊瓦缶。邨釀熟。拉鄰叟。每長吁稚女童孫長大。婚嫁也須成就。到今來新姻家家。情親姑舅。

僧家

茅庵欹欲倒。倩老樹撐扶。白雲環繞。林深無客到。有澗底鳴泉。谷中幽鳥。清風來掃。掃落葉盡歸爐竈。好閑門煨芋挑燈。盡芋香天曉。 非嬌。也親貴胄。也踏紅塵。終歸霞表。殘衫破衲。補不徹。縫不了。比世人少却幾莖頭髮。省得許多煩惱。向佛前燒炷香兒。閒眠一覺。

官宦家

笙歌雲外迴。巵燭爛星明。花深夜永。朝霞樓閣冷。尚牡丹貪睡。鸚哥未醒。戟枝槐影。多少金龜玉笋。要時間霧

散雪銷。門外雀羅張逕。猛省燕銜春去。雁帶秋來。霜催雪際。我家寒凍。又逼出梅花信。最天公何限。乘除消息。不是一家慳定。任憑他鐵鑄銅鐫。終成畫餅。

帝王家

山河同敝屣。羨禪子傳賢。陶唐妙理。禹湯無算計。把乾坤重擔。兒孫挑起。千祀萬禩。淘多少英雄閒氣。到如今故紙紛紛。何限秦頭漢尾。　休倚。我家宦寺。我徧藩王。我回戚里。東扶西倒。偏重處成乖戾。待他年一片宮墻瓦礫。荷葉亂翻秋水。賸野人破艇斜陽。閒收菰米。






道情十首

板橋鄭燮著

楓葉蘆花並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譜得道情十首。無非喚醒癡聾。銷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謌。



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方是風流世業。措大生涯。不免將身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

老樵夫。自砍柴。綑青松。夾綠槐。茫茫野

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
尋卧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
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兔葵
燕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
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頹垣縫。黑漆漆
蒲團打坐。夜燒茶爐火通紅。
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袱巾。棕鞵

布襪相廝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拏妖件件能。白雲紅葉歸山徑。聞說道懸岩結屋。却教人何處相尋。

老書生。白屋中。說黃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个小小蒙童。

儘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

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早歸。殘杯冷炙饒滋味。醉倒在回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掩柴扉。怕出頭。剪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棲鴉點點蕭蕭柳。撮幾句盲辭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

話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癈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

弔龍逢。哭比干。羨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興謗。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絃上多哀怨。黃沙白艸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

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

是曲作于雍正七年。屢抹屢更。至乾隆八年。乃付諸梓。刻者司徒文膏也。

板橋題畫

鄭燮克柔甫著

竹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龢日煖。凍蠅觸窗紙上。鼕鼕作小鼓聲。於

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于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

昨自西湖爛醉歸。沿山密篠亂牽衣。搖舟已下金沙港。回首清風在翠微。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氣。皆浮動

于踈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竝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灋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

文與可畫竹。胸有成竹。鄭板橋畫竹。胸無成竹。濃淡踈密。短長肥瘦。隨手寫去。自爾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茲後學。何敢擬議

賢。然有成竹無成竹。其實只是一个道理。文与可墨竹詩云。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万尺長。梅道人云。我亦青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穐聲。皆詩意清絶。不獨以畫傳也。不獨以畫使而画益傳。燮既不能詩。又不能畫。然亦勉題數語。靁停雨止。斜陽出。一片新篁旋翦裁。影落碧紗窗子上。便拈豪素寫將來。言畫意窮。有慚翦刮。

與可畫竹。魯直不畫竹。然觀其書法。罔非竹也。瘦而腴。秀而拔。欹側而有準繩。折轉而多斷續。吾師乎。吾師乎。其吾竹之清癯雅脫乎。書法有行款。竹更要行款。書法有濃淡。竹更要濃淡。書法有疏密。竹更要疏密。此幅奉贈常君酉北。酉北善畫不畫。而以畫之關紐。透入于書。燮又以書之關紐。透入于畫。吾兩人當相視而笑也。與可山谷。亦當首肯。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斷筆爲之。絕不類竹。然後以淡墨水鉤染而出。枝間葉上。罔非雪積。竹之全體。在隱躍間矣。今人畫濃枝大葉。略無破闕處。再加渲染。則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小小匠心。尚不肯刻苦。安望其窮微索渺乎。問其故。則曰吾輩寫意。原不拘拘于此。殊不知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再不求進。皆坐此病。必

極工而後能寫意，非不工而遂能寫意也。石濤畫竹，好野戰，畧無紀律，而紀律自在其中。燮為江君穎長作此大幅，極力仿之，橫塗豎抹，要自筆筆在法中，未能一筆踰于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功夫氣候，僭差一點不得。魯男子云：唯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余于石公亦云。

為無方上人寫竹

春雷一夜打新篁。解籜抽梢萬尺長。最愛白方窗紙破。亂穿青影照禪床。

一枝竹十五片葉呈七太守

敢云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努力作龝聲。瑤窗弄風雨。

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筍竹

江南鮮筍趁鰣魚。爛煮春風三月初。分付廚人休斫盡。清光留此照攤書。

筍菜沿江二月新。家家廚爨剝春筠。此身願劈千絲篾。織就湘簾護美人。

初返揚州畫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載酒缾。春風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

為馬秋玉畫扇

縮寫脩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風。廬東便是行庵竹。長向君家學化工。

時余客枝上村隔壁即馬氏行庵也

小院茆堂近郭門。科頭竟日擁山尊。夜來葉上

蕭蕭而。窗外新栽竹數根。嘗以此題畫而非我詩也。吾師陸種園先生好寫此詩。而亦非先生之作也。想前賢有此。未考厥姓名耳。特注明於此。以為吾曹攘善之戒。

余畫大幅竹好畫水。水與竹性相近也。少陵云。懶性從來水竹居。又曰。暎竹水穿沙。此非明証乎。渭川千畝。淇泉菉竹。西北且然。況瀟湘雲夢之間。洞庭青艸之外。何在非水。何在非竹也。余少時讀書

真州之毛家橋。日在竹中閒步。潮去則溼泥軟沙。潮來則溶溶漾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愛。時有鯈魚數十頭。自池中溢出。游戲于竹根短艸之間。與余樂也。未賦一詩。心常眷眷。今乃補之曰。風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絕無波浪自生紋。時有輕鯈戲相逐。日影天光暫一開。青枝碧葉還遮覆。老夫愛此飲一掬。心肺寒僵變成綠。展紙揮毫為鉅幅。十丈長牋三斗墨。日短夜長繼以燭。

夜半如聞風聲、竹聲、水聲、秋肅〻。

為黃陵廟女道士畫竹

湘娥夜抱湘雲哭。杜宇鷓鴣淚相逐。叢篁密篠遍抽新。碎翦春愁滿江綠。赤龍賣盡瀟湘水。衡山夜燒連天紫。洞庭湖渴莽塵沙。惟有竹枝乾不死。竹梢露濯蒼梧君。竹根竹節盤龜墳。巫娥亂入襄王夢。不值一錢爲賤雲。

蘭

屈宋文章艸木高。千秋蘭譜離騷。如何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

此是幽貞一種花。不求聞達只烟霞。采樵或恐通來徑。更寫高山一片遮。

僧白丁畫蘭。渾化無痕跡。萬里雲南遠。莫能致。付之想夢而已。聞其作畫。不令人見。畫畢。微乾。用水噴噀。其細如霧。筆墨之痕。因茲化去。彼恐貽譏。故閉戶自為。不知吾正以此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噀水。與筆之

蘸水何異。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濤和尚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詩曰。十分學七要抛三。各有靈苗各自探。當面石濤還不學。何能萬里學雲南。

余種蘭數十盆。三春告莫。皆有憔悴思歸之色。因移植于太湖石黃石之間。山之陰。石之縫。既已避日。又就燥。對吾堂亦不惡也。來年忽發箭數十。挺然直上。香味堅厚而遠。又一季更茂。乃知物亦各有本性。贈

以詩曰。蘭花本是山中草。還向山中種此花。塵世紛紛植盆盎。不如留與伴烟霞。又云。山中蘭草亂如蓬。葉暖花酣氣候濃。出谷送香非不遠。那能送到俗塵中。此假山耳。尚如此。況真山乎。余畫此幅。花皆出葉上。極肥而勁。蓋山中之蘭。非盆中之蘭也。

畫蘭寄呈紫瓊崖道人

山中覓覓復尋尋。覓得紅心與素心。欲寄一枝嗟遠道。露寒香冷到如今。

破盆蘭花

春雨春風洗妙顏。一辭瓊島到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

半盆蘭蕊

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凋殘。

半開未開之蘭

山上蘭花向曉開。山腰乳箭尚含胎。畫工刻意教停蓄。何苦東風好作媒。

盆蘭

春蘭未了夏蘭開。萬事催人莫要獃。閱盡榮枯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

畫盆蘭送范縣楊典史謝病歸杭州題曰。蘭花不合到山東。誰識幽芳動遠空。畫个盆兒載回去。栽他南北兩高峰。後被好事者攫去。楊甚慍之。又十餘年。余過杭。而楊公已下世久矣。其子孫述故。乞更畫一幅補之。既題前作。又繫一詩曰。

相思無計託花魂。飄入西湖叩墓門。為衛老夫重覆筆。依然蘭子又蘭孫。

折枝蘭

多畫春風不值錢。一枝青玉半枝妍。山中旭日林中鳥。啣出相思二月天。

巉壁蘭

峭壁一千尺。蘭花在空碧。下有采樵人。伸手折不得。

畫盆蘭送大中丞孫丈予告歸鄉　諱勷字子未號莪山

宿草栽培數十年。根深葉茂倍鮮妍。而今歸到山中去。滿眼名葩是後賢。雍正三年事也。後十三年過德州。公年八十二。十一子。孫曾林立。并見元孫。復出是圖索題。又書二十八字。載得盆蘭返故鄉。天家雨露鬱蒼蒼。今朝滿把蘭芽茁。又喜山中氣候長。

漢之棘衛也。三人既誅。漢高過沛。遂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慨。然則蒺藜鐵菱角鹿角棘刺之設。安可少哉。予畫此幅。山上山下皆棗棘相參。而蘭得十之六。棘居十之四。畫畢而歎。蓋不勝幽并十六州之痛。南北宋之悲耳。以無棘刺故也。

為晏真人畫蘭

銀鳥金猊暖碧紗。瑤臺硯墨帶烟霞。一

新浴罷。薄羅裳繫怯君看。

叢蘭棘刺圖

東坡畫蘭。長帶荊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謂荊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廢。蘭在深山。已無塵囂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齦之。豕將蝝之。熊虎豺麝兔狐之屬將齧之。又有樵人將拔之割之。若得棘刺為之護撼。其害斯遠矣。秦築長城。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英。

畫盆蘭勸無方上人南歸

萬里關河異暑寒。紛紛灌溉反摧殘。不如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

為侶松上人畫荊棘蘭花

不容荊棘不成蘭。外道天魔冷眼看。門徑有芳還有穢。始知佛法浩漫漫。

折枝蘭

曉風含露不曾乾。誰插晶缾一箭蘭。好似楊妃

揮滿幅蘭芽出。當得君家頃刻花。

石

米元章論石。曰瘦。曰縐。曰漏。曰透。可謂盡石之妙矣。東坡又曰。石文而醜。一醜字則石之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燮畫此石。醜石也。醜而雄。醜而秀。弟子朱青雷索予畫不得。即以是寄之。青雷袖中倘有

元章之石。當棄弗顧矣。
何以謂之文章。謂其炳炳燿燿。皆成文也。謂其規矩尺度皆成章也。不文不章。雖句句是題。直是一段說話。何以取勝。畫石亦然。有橫塊。有豎塊。有方塊。有圓塊。有款斜側塊。何以入人之目。畢竟有皴法以見層次。有空白以見平整。空白之外又皴。然後大包小小包大。構成全局。尤在用筆用墨用水之妙。所謂一塊元氣結而石成矣。眉山李鐵君先生。文章妙天下。

余未有以學之。寫三石奉寄。一細皴。一亂皴。一不知皴。郗公文之似否。看山古道。不肯作甘言媚世。當必有以教我也。

今日畫石三幅。一幅寄膠州高鳳翰西園氏。一幅寄燕京圖清格牧山氏。一幅寄江南李鱓復堂氏。三人者予石友也。昔人謂石可轉而心不可轉。試問畫中之石尚可轉乎。千里寄畫。吾之心與石俱往矣。是日在朝城縣。畫畢尚有餘墨。遂塗于縣

壁作卧石一塊。朝城訟簡刑輕。有卧而理之之妙。故寫此以示意。三君子聞之。亦知吾為吏之樂不苦也。

昔人畫柱石圖。皆居中正面。竊獨以為不然。國之柱石。如公孤保傅。雖位極人臣。無居正當陽之理。今特作為偏側之勢。且繫以詩曰。一卷柱石欲擎天。體自尊崇勢自偏。却似武鄉侯氣象。側身謹慎幾多年。

老骨蒼寒起厚坤。巍然直擬泰山尊。千秋縱有

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門。

頑然一塊石。卧此苔階碧。雨露亦不知。霜雪亦不識。園林幾盛衰。花樹幾更易。但問石先生。先生俱記得。

蘭竹石

介於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復堂李鱓。老畫師也。為蔣南沙高鐵嶺弟子。花卉翎羽蟲魚皆絕妙。尤工蘭竹。然燮畫蘭竹絕不與之同道。復堂喜曰。是能自立門戶者。

今年七十。蘭竹益進。惜、復塵不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

靳秋田索畫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駡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沉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今日晨起無事。掃地焚香。烹茶洗硯。而故人之紙忽至。欣然命筆。作數箭蘭。數竿竹。數塊石。頗有灑然清脫之

趣。其得時時得筆之候乎。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于此。但笑而聽之。

三間茅屋。十里春風。窗裏幽蘭。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沒沒墨墨。絕不知樂在何處。惟勞苦貧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閉柴扉。掃竹逕。對芳蘭。啜苦茗。時有微風細雨。潤澤于疏籬仄逕之間。俗

客不來。良朋輒至。亦適〻然自驚為此日之難得也。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石濤畫灋千變万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貼。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然八大名滿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

用減筆。而石濤微茸耳。且八大山人之名。人易記識。石濤弘濟。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別號太多。翻成攪亂。八大只是八大。板橋亦只是板橋。吾不能從石公矣。

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燮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畫蘭竹。而燮時時學之弗輟。蓋師其意不在迹象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燮亦有倔強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

陳鄭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變何足以學之哉。

昔人學草書入神。或觀蛇鬬。或觀夏雲得箇入處。或觀公主與擔夫爭道。或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夫豈取草書成格而規規傚法者。精神專一。奮苦數十年。神將相之。鬼將告之。人將啟之。物將發之。不奮苦而求速效。只落得少日浮誇。老來窘隘而已。

題公壽竹石 調寄一翦梅

幾枝脩竹幾枝蘭。不畏春殘。不怕秋寒。飄遠在碧雲端。雲裏湘山。夢裏巫山。畫工老興未全刪。筆也清閒。墨也斕斑。借君莫作畫圖看。文裏機關。字裏機關。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予作一桌會八人同席。各攜百錢以為永日歡。座中三老人五少年。白門程綿莊。七閩黃癭瓢。與燮為三老人。丹徒李御蘿村。王文治夢樓。燕京于文濬石卿。全椒金兆燕棕亭。杭州

張賓鶴仲謀。爲五少年。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又至。遂爲九人會。因畫九畹蘭花以紀其盛。詩曰。天上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勞芍藥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畹青。座上以綿莊爲最長。故奉上程先生攜去。

韜光庵爲松岳上人作畫

天際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天。寒ゝ三五筆。

元日畫蘭竹。遠寄郭芸亭。萬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綴玉含珠發箭蘭。新篁葉葉翠琅玕。老夫本是瓊林客。只畫春風不畫寒。

亂蘭亂竹亂石與汪希林

撇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眼孔中也。未畫以前。不立一格。既畫以後。不留一格。

畫鞠與其官留別

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

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四竿竹

一竿瘦。兩竿夠。三竿湊。四竿救。

籬竹

片綠陰如洗。護竹何勞荊杞。仍將竹作笆籬。求人不如求己。

出紙一竿

畫工何事好離奇。一幹掀天去不知。若使循循墻下立。拂雲擎日待何時。

竹石

十笏茆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其

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雨中有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閒中悶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即竹石亦愛我也。彼千金萬金造園亭。或遊宦四方。終其身不能歸享。而吾輩欲遊名山大川。又一時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彌新乎。對此畫構此境。何難斂之則退藏于密。亦復放之可彌六合也。

一筆石

西江萬先生名介。能作一筆石。而石之凹凸淺深。曲折肥瘦。無不畢具。八大山人之高弟子也。燮偶一學之。一晨得十二幅。何其易乎。然運筆之妙。却在平時打點。閒中試弄。非可率意為也。石中亦須作數筆皴。或在石頭。或在石腰。或在石足。

八畹蘭

九畹蘭花江上田。寫來八畹未成全。世間萬事何時足。留取栽培待後賢。

（豫） 新登字05號

鄭板橋全集

鄭　燮著
王緇塵校

責任編輯　賈傳棠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鄭州市農業路73號）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印刷一廠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開本　　10.625 印張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200冊

ISBN7—5348—0673—9/I·268　定價 13.00元

ISBN 7 - 5348 - 0673 - 9 / I · 268

定　價：13.00 元